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孫慕韓（寶琦）先生碑銘手扎集

楊愷齡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孫慕韓（寶琦）先生碑銘手札集

附：孫文愨公（詒經）傳及其手蹟

孫慕韓（寶琦）先生碑銘手札集目錄

一、孫公墓韓遺像

(一) 民國元年與袁世凱攝於北京懷仁堂

(二) 民國十二年攝於北京

(三) 民國十七年攝於上海

二、錢塘孫公神道碑

葉爾愷

三、前國務總理孫公墓誌銘

沈衛

四、孫公墓韓事略

秦慧伽

五、杭縣孫公墓韓家傳

楊愷齡

六、孫公從張宗昌血腥魔掌中救回了我

成舍我

七、孫公纂韓家書手札

(一) 民國十四年乙丑(西曆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在哈爾濱書 附譯文

(二) 民國十六年丁卯(西曆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在青島書 附譯文

(三) 民國十六年丁卯(西曆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青島書 附譯文

(四) 民國十七年戊辰(西曆一九二八年)正月二十日在大連書 附譯文

(五) 民國十七年戊辰(西曆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在上海書 附譯文

(六) 民國十七年戊辰(西曆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上海書客座私祝

八附錄

(一) 孫詒經列傳

清文稿

(二) 孫文愨公在光緒五年值南書房時手書聯句

(三) 孫文愨公在光緒十九年主試福建考場手書聯句

(四) 孫文愨公手書扇頁

九故國務總理孫公慕韓碑銘手札集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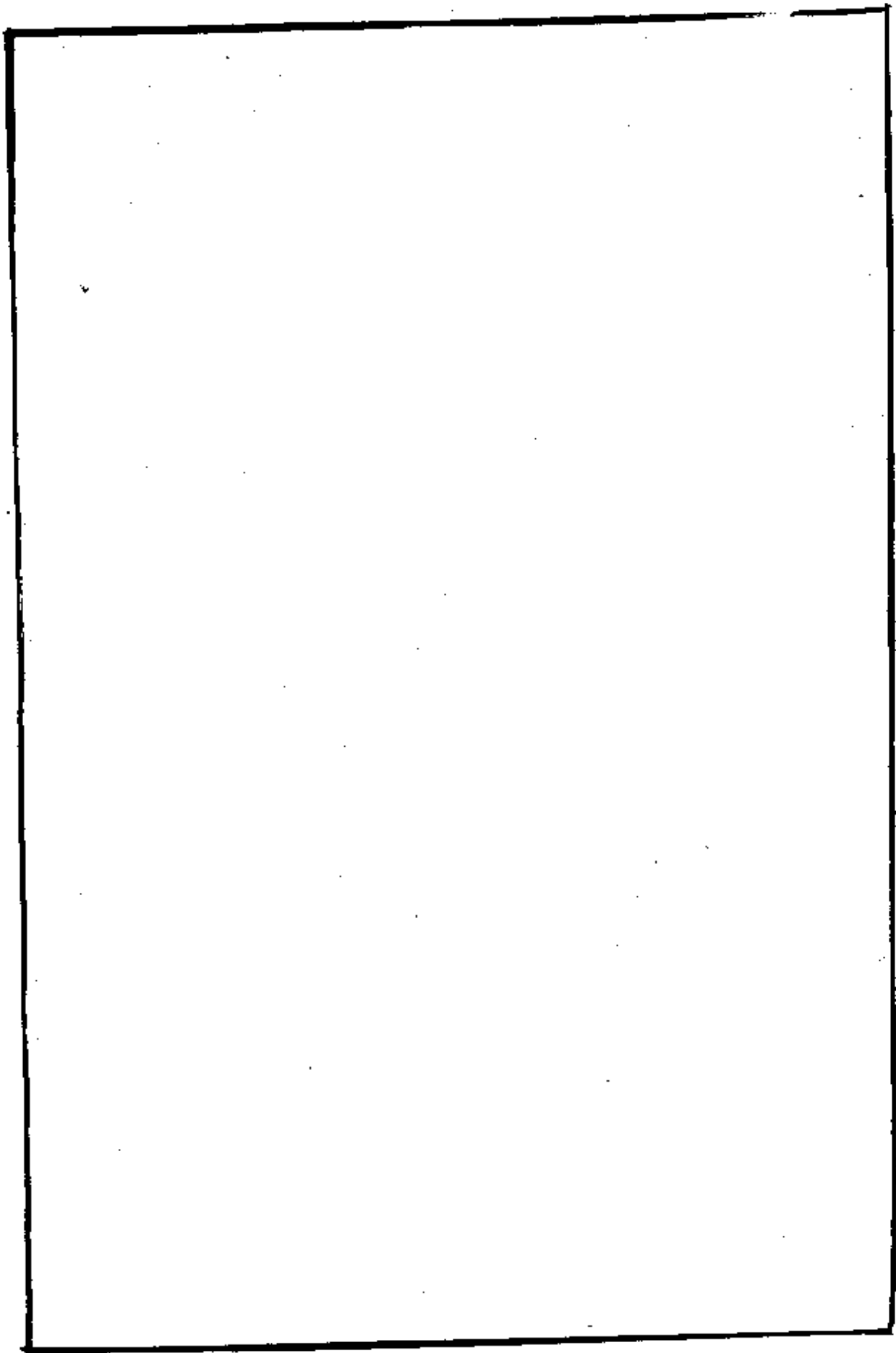
何敬羣

十故國務總理慕韓府君碑銘手札集跋

孫用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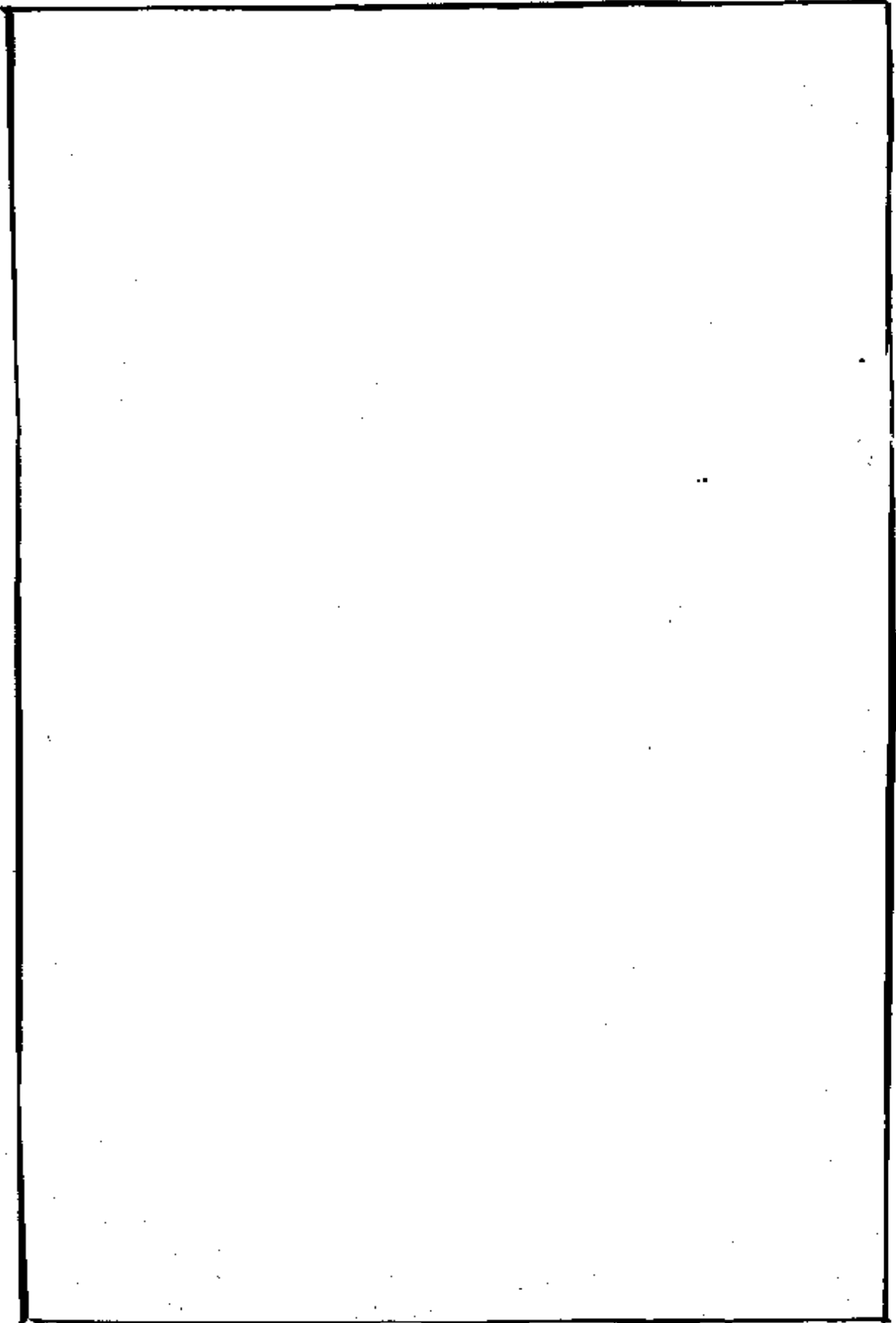
堂仁懷京北在統總大時臨任就凱世袁年元國民
 排一第氏袁為者胖矮間中影留團節使交外待接
 祥徵陸為人二第起右排一第琦寶孫為人一第起左



孫公慕韓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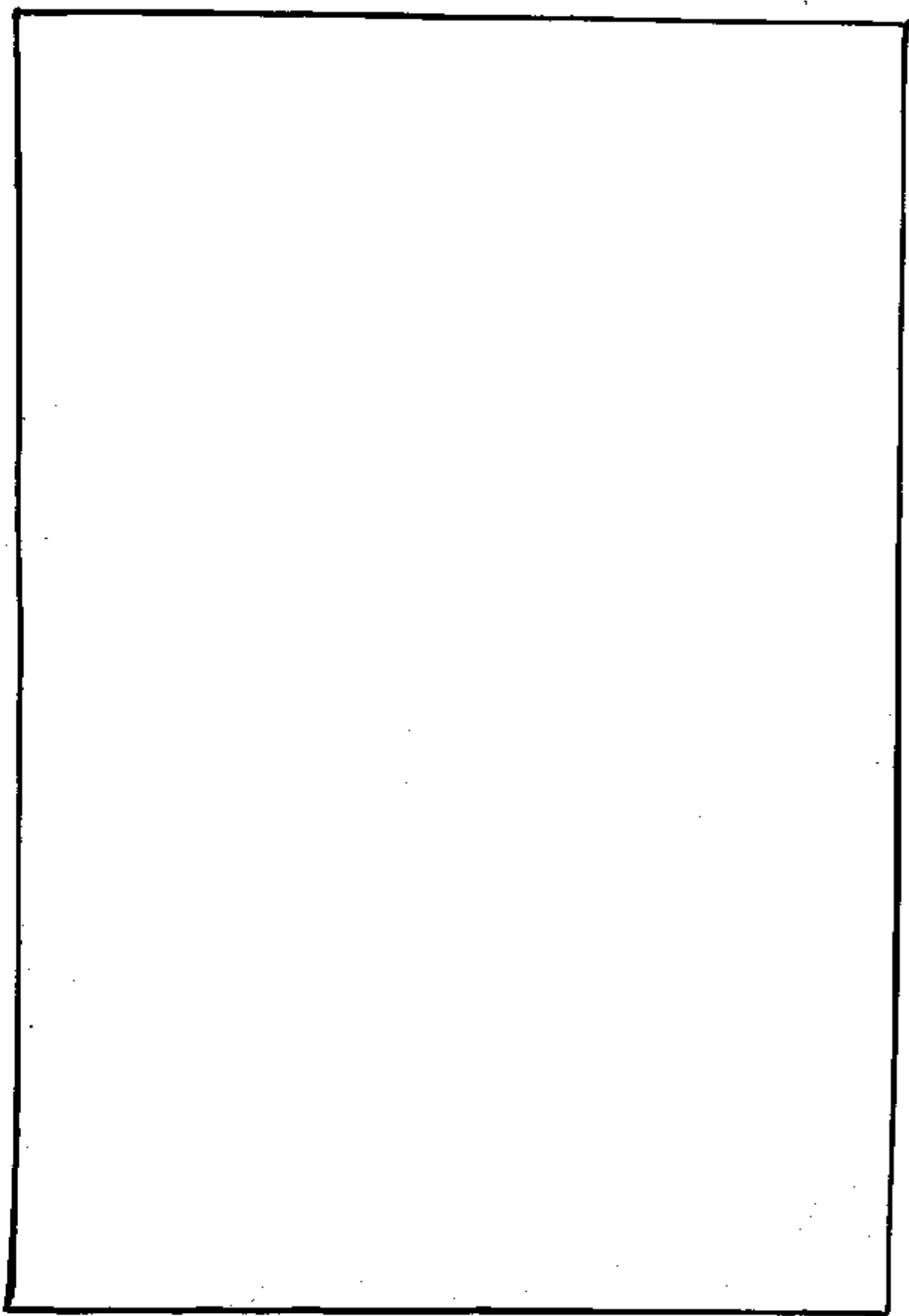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年攝於北京時年七十五





二有十六年時海上於攝年七十國民

9. 10 1921



錢塘孫公神道碑
仁和葉爾愷撰文
長白寶熙書丹
世道晦黯之秋三精
淪九法斁天吳罔象

飛奮雲寒
舉昔先正
世宙經緯
創華如真
懷襄降割
狂易叫囂
所
以
維
繫
人
道
之
典
凶
禍
其
於
誠
為
生
民

未有之浩劫而亦種
族覆滅之先朕則有
故家世裔韜芒儕俗
冀以挽拯於萬一乃
或先幾言之而靡所

省或當機屣之而不
果行卒致邂逅非逢
僅以夙義介節稍自
表見遇而不遇猶片
以終茲可唏已吾友

孫君慕韓為先師文
愨公長子余以己丑
應京兆試受知於先
師與君一見如故交
先師正色立朝謇諤

觸時以庚寅冬薨逝
閉四十年又哭君於
滬清宮感新悲悵恨
曷已踰歲將其孤
用時來乞表所之文

詒	妣	謹	錢	余
經	氏	妣	唐	何
妣	邵	氏	孫	能
氏	父	聞	氏	辭
朱	文	祖	曾	君
君	公	諱	祖	諱
秉	公	夙	諱	寶
哲	諱	夙	嘉	琦

趾徽好紅世學尤篤
內行丁文憲公及妣
朱太夫人憂五年不
茹腥不居肉以任子
為郎由戶部主事改

庚	同	郎	館	直
子	濟	公	成	隸
豐	開	士	績	道
作	年	成	炳	員
至	武	所	著	創
西	備	深	為	設
安	學	佩	聶	育
司	堂	逸	忠	才

軍機處電報局軍書
倥偬每電均數千百
言手自譯錄昕夕鮮
暇復兼政務處提調
和議成出使法日葡

葡萄牙各國深究外情
與歐亞近今大勢密
請於中亞細亞如暹
羅土耳其各國暨羅
馬教皇咸通使問可

以聯弱小邦交弭民
教鉅衅為有力之外
使所尼不果行尤念
時危需材凡留學生
之器識軼羣者獎勉

愛護視同子弟頌聲
迨今弗衰返國後游
擢卿貳充聲訂官制
局提調尋奉使德音
志密籌中美德三國

廉撫辦議聯
駐卻津格盟
會供甫未及
興張路遂商
利裁晉乃還
字陋山解青
忙例東歸島
時尚巡衣事

方清理財政鉤稽出
內盡祛隱漏陳官制
幣制兩疏酌古今申
外大勢各萬餘言復
請赦逋臣及禁止親

貴預政尤言人所不
敢言自德據膠州灣
築鐵路達濟南因搜
得路旁開礦權五處
君據理力爭廢其議

事關國乘具有紀錄
辛亥之變全國狂沸
君恠心劬體曲全生
不事定而髮須髮全白
遂退隱析津將不復

問世事會當事者與
君雅故強起筦稅務
充日本專使長外交
旋兼攝閣務以日本
提出二十一條力爭

不得引退復起筭審
計稅務總財政以中
交兩行停兌幣券事
又力爭不得再退專
任漢冶萍公司董事

會長旋復兼攝稅務
來往京滬間歲戊午
歐戰既止中國參與
華盛頓會議君糾合
同志立外交後援會

擬有宣言書及忠告
華會文若修改不平
等條約歸還租界列
強各返太平洋侵地
諸端全國風動收回

權利之說實肇於此
甲子再絕閤務於金
佛郎案在事者勢脅
利誘竟不能得其一二
諾拂衣解出自國復

後南北互爭江浙交
惡內鬪不已外患不
恤君皆維持其間冀
以息民弭戰綏內對
外屢忤權要卒無所

濟丙寅春軍事復亟
燕京大震君與諸故
舊發起治安維持會
地方綏輯中外交頌
乃決計卸政棟遍歷

南 北 湖 山 江 海 形 勝
凡 游 屐 所 能 至 者 靡
不 探 厥 幽 遠 發 為 詩
歌 抒 性 宣 詩 感 世 風
日 下 著 訓 言 誥 誡 子

孫戚族勿為汙習所
染生平不為崖嶄之
行亦絕無澳阿之習
意所不可萬夫莫奪
修幹鶴立性慈秉介

橐無一金不妄取於
人橐有一金必慨施
於人服官數十年不
屑治生去官時每無
以治裝而遇各省水

旱災沴則必盡力呼
飲上年台屬水災躬
赴港粵勸集鉅款以
勞勩過度觸發腸胃
宿恙返滬調治久之

弗虞故鄉無一椽之
茫以湖墅為文愨公
生長釣遊故區擬建
祠宇以光先德而劬
後裔復言易文愨公

舊產葺屋於水陸寺
卷經營累歲甫就緒
而君已病莫能興矣
嗟乎今之居高位者
其境遇何如若君之

久處脂而不潤歛於
利而豐於義溉均疏
戚而自處困約病革
時猶諄諄以南人之
流寓北方者寒餒為

念蓋每歲必釀首濟
助未嘗或闕也此在
承平時代已非賢者
莫能為矧乎末世泯
焚其尤難能而塵見

者已君宰於庚午歲
十二月距生同治丁
卯三月年六十有四
元聘固始吳氏元配
同邑張氏勤果公之

次女少君二歲側室
朱氏張氏劉氏李氏
張氏先君卒子用時
嫡出娶嘉善錢氏用
震朱出娶女河間馮氏

用齊用岱均朱出用

賓張出用夏用榴朱

出均殤用均朱出女

十六人孫男一世長

孫女五以辛未夏正

十一
月葬君於楊家
牌樓之原銘曰
降圖天幾海宇
授餐
訛不閑潔者少
揚堞
彌空蔽旭果行
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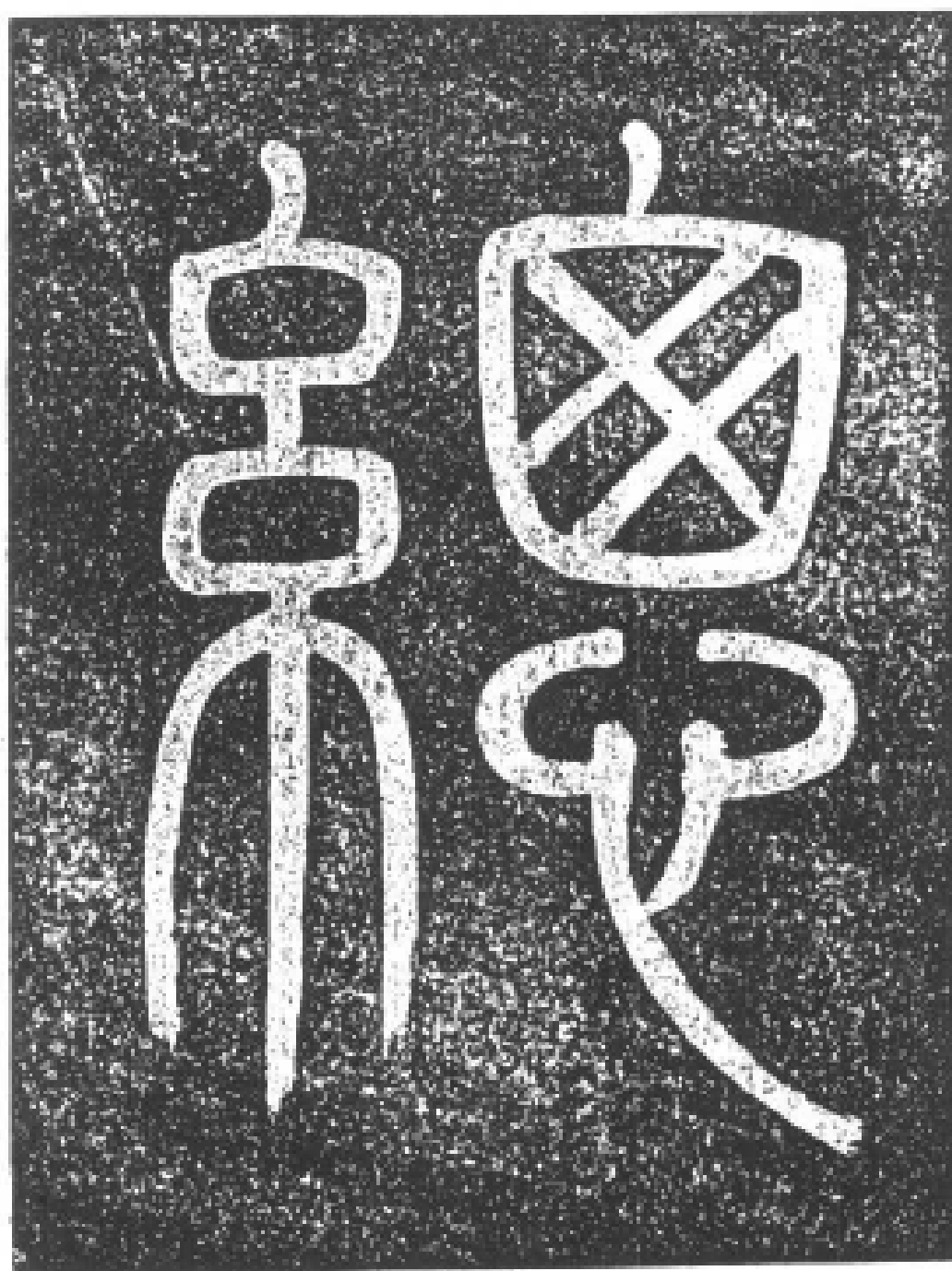
隨濁流表焯爾先型
克勤紹願人皆腴已
獨槁中壽甫臻萬緣
了脫卸根塵返素昊
睇彼周行鞠茂草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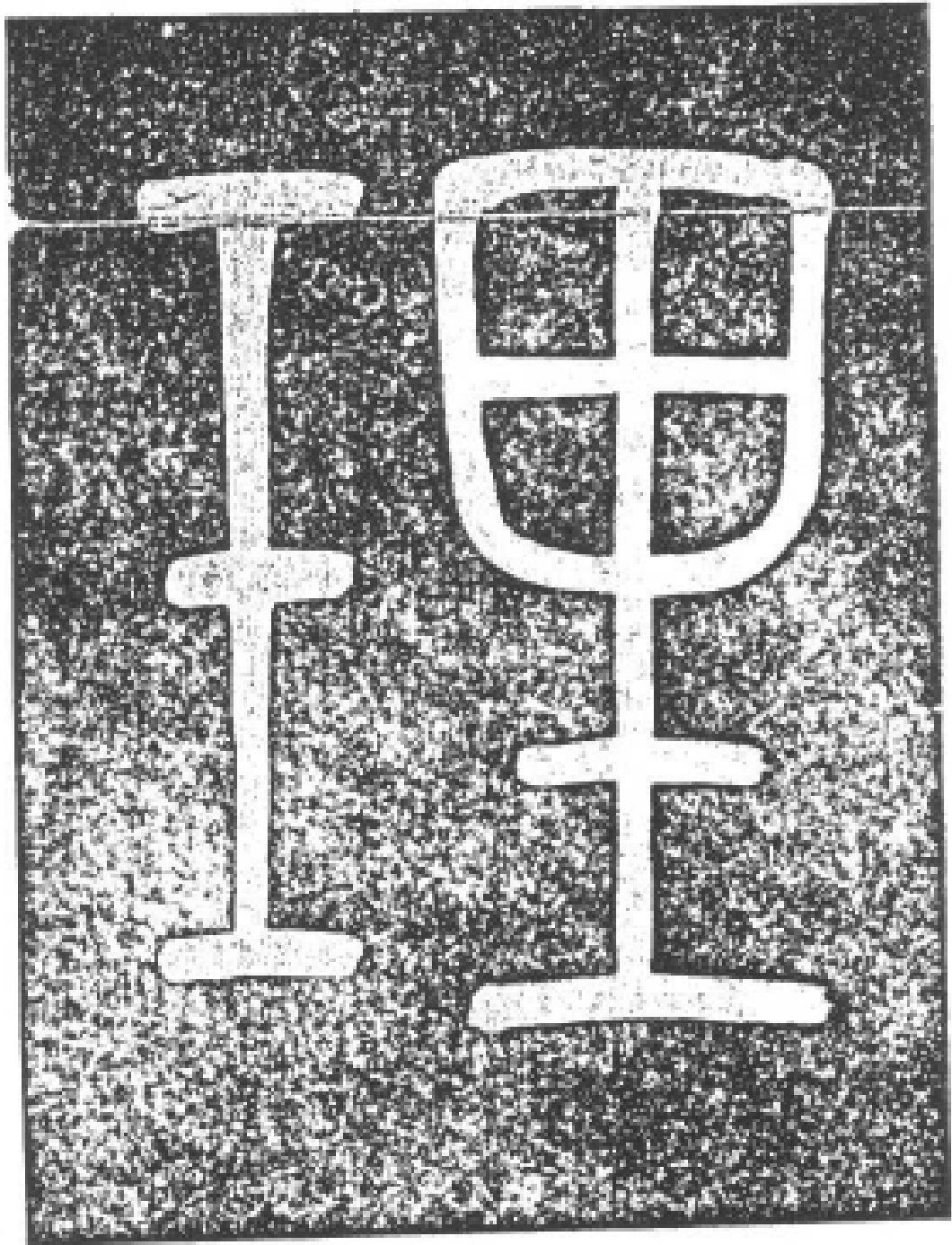
此銘詞揭龕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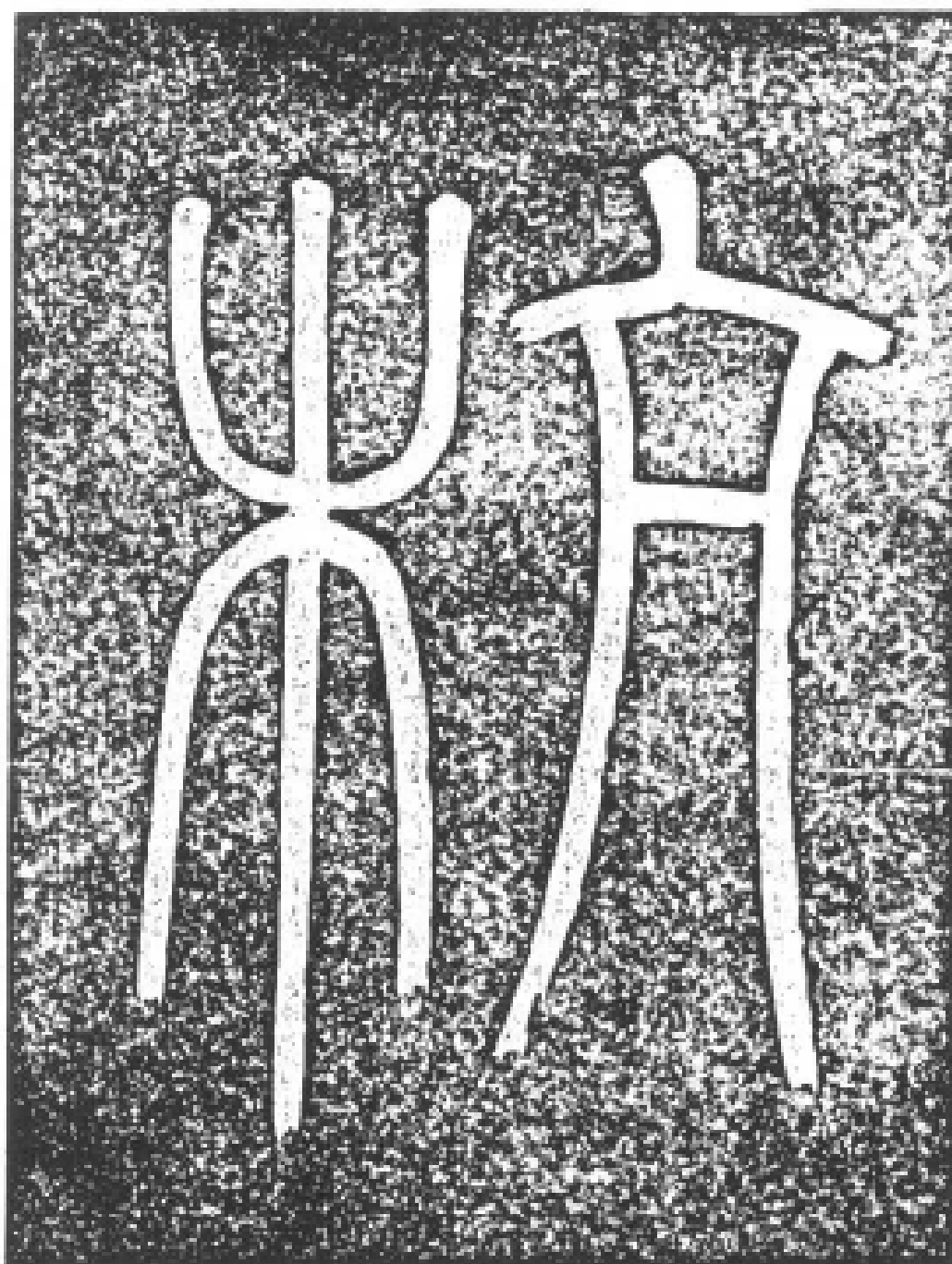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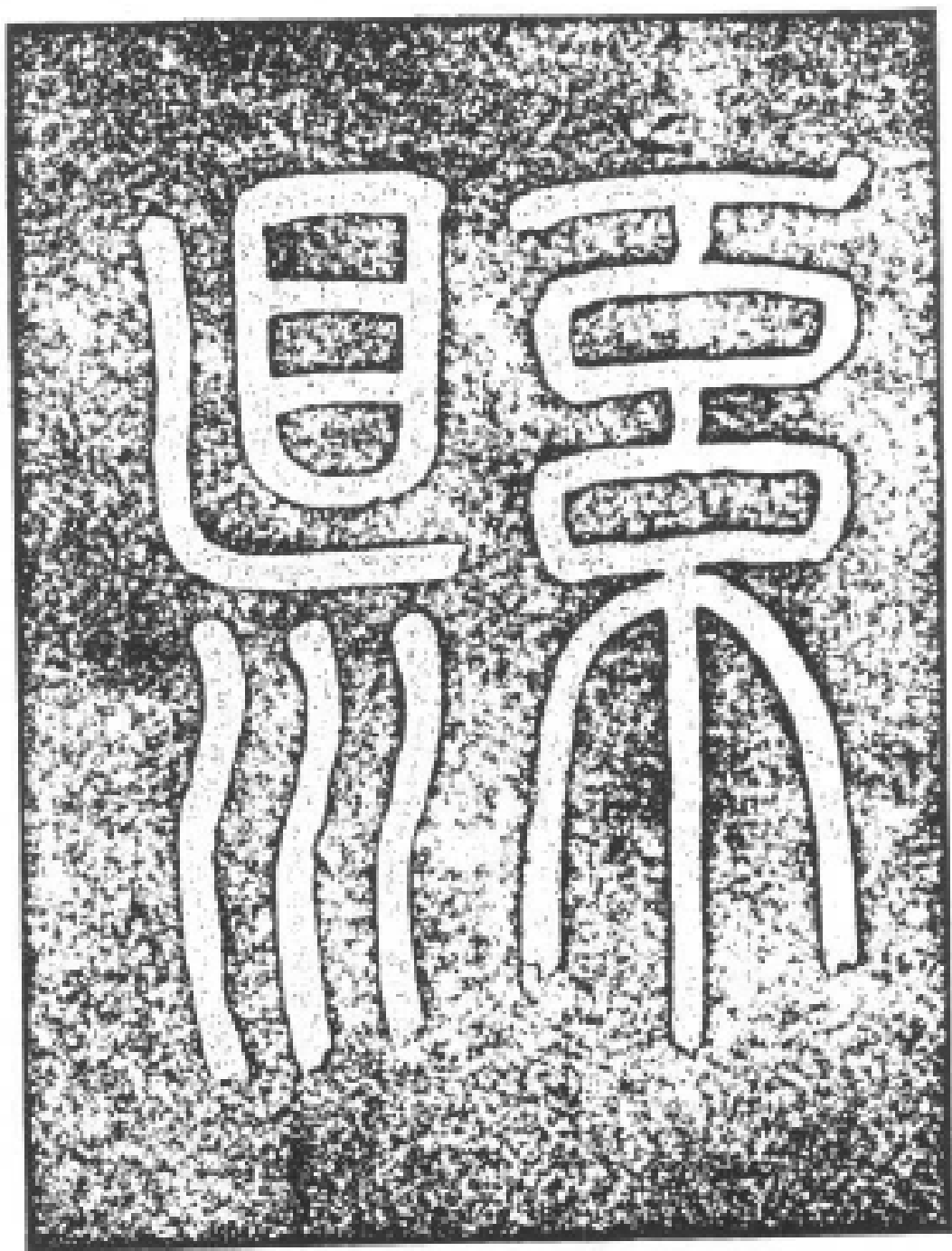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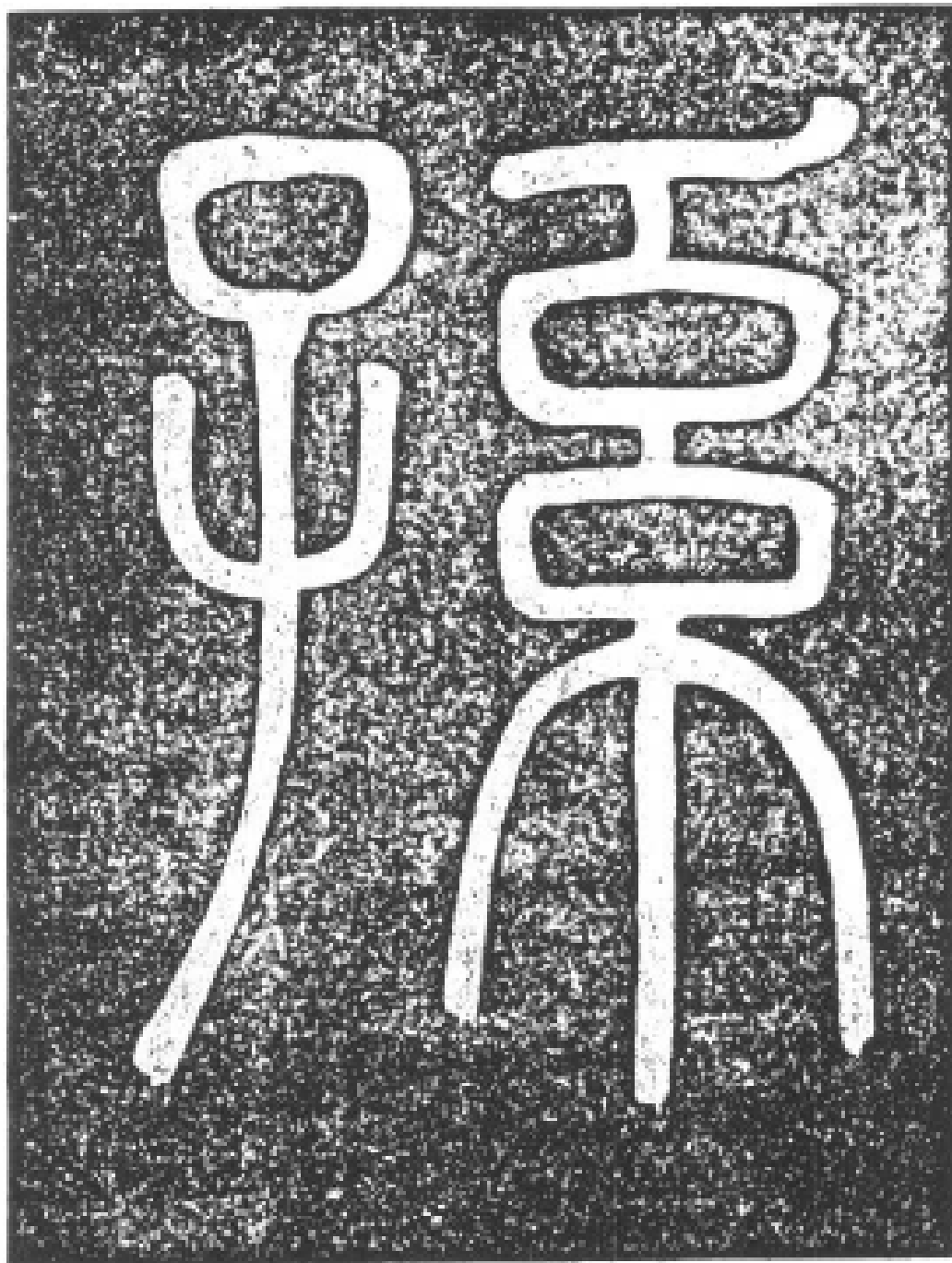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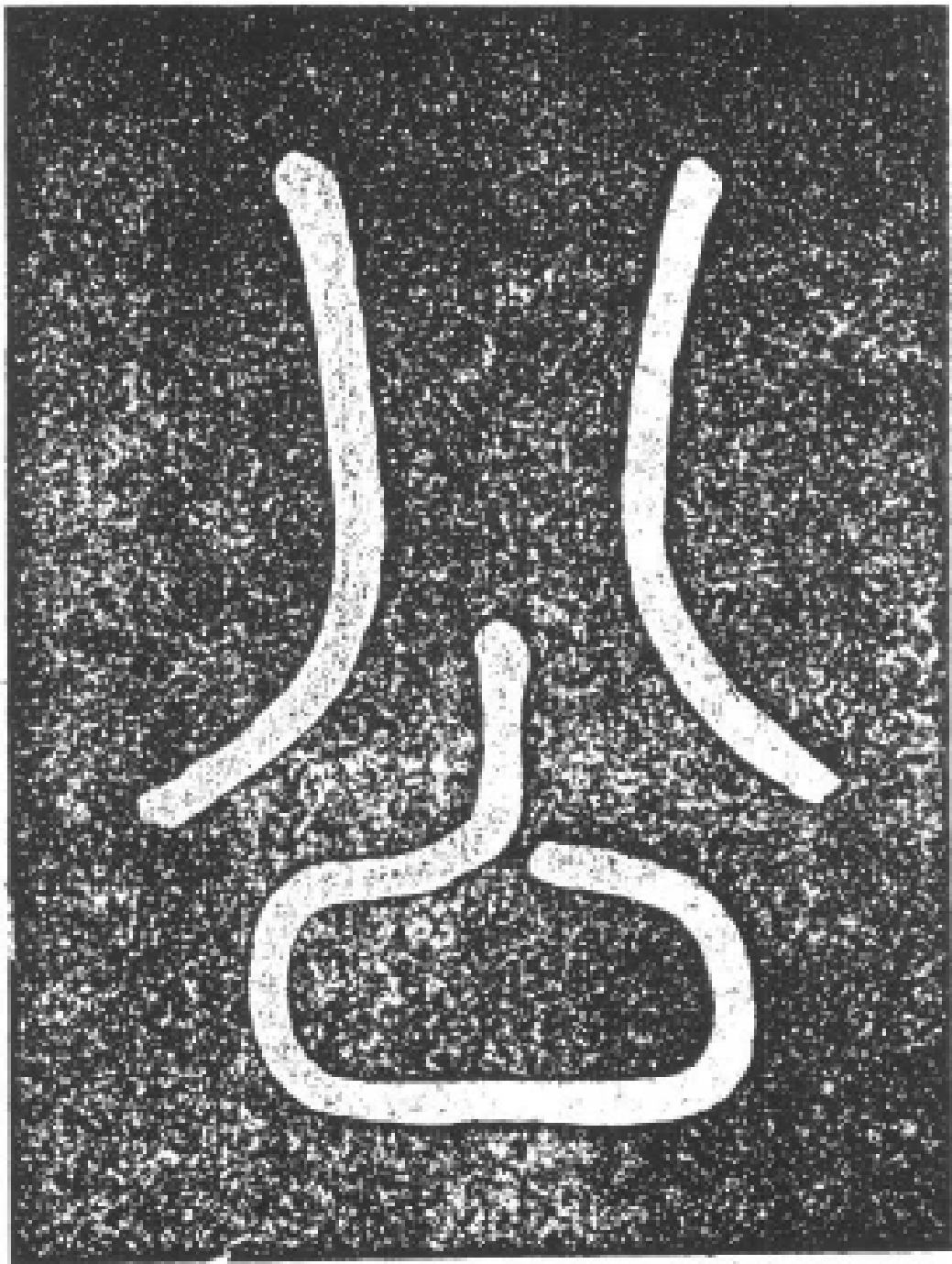


















前國務總理杭孫公墓
志銘
秀水沈
衛撰文並書丹
餘杭褚德翁篆蓋
中於民國之二十一年六月
三日
前國務總理杭斯孫
公
於上海以其年十一月

月行於其鄉楊家
 原之剛手其故父
 序而後之序曰公
 文也故即既於有
 之以世方有於世
 以之世方有於世
 表以之世方有於世

子為郎中五遷而巡撫山東其間再使外國遷權太常寺少卿順天府府尹其治術壹以融合同古今中外為一治而分仁信著齊內外先之勤在數十年後及人事之際

當機電發天下人動色相
詫舉莫由測其端倪迨乎
事定察其當事之難應變
之迅則又未嘗不歎其處
心之苦雖古賢哲亦無以
易此也光緒二十八年使
法蘭西時日本與俄羅斯

構兵公力言宜中立以待
天下之變並請效法日本
圖自疆既又命蕪使西班
牙任益重而謀國益力其
洞察幾微折人牙角往往
轉移大局三十三年使德
意志朝廷方議立憲遣大

臣考論列國政治公首疏
言德雖立憲而君權偏重
用法綦嚴汲汲焉惟武力
之是備立憲所以固民志
奠邦本今乃君權之積而
武力之尚非可垂久遠宜
用為鑑德方連美欲我與

盟公容壽因應百還青島
事未成而公去宣統元年
國事日亟公又疏請錄用
黨人眾官停蒙面王公
年班合并部察資政兩院
為議院初基修法律節於
平等及巡撫山東又疏請

統籌全局慎定官制畫一
幣制陳三疑二誤指在以
虛金為本位折衷中外淖
極事理既又疏請赦逋臣
抑親貴尤言人所不敢言
而終不省三年武昌兵起
公會垢茹痛苦ガ楮糶數

月而須髮盡白矣事定退
居天津民國二年起為外
交總長三年兼攝國務總
理日本請修約挾大欲危
辭怵我公屹不為動已而
乞退復起為審計院長轉
財政總長時議中國交通

兩銀行停兌幣券公不可
又乞退既復起稅務督辦
歐洲戰後列國方會於華
盛頓公糾同志紐外交後
援會議廢不平等條約歸
租界撤治外法權反太平
洋侵地又請當路融洽南

壯安內以對外言終不能
用然收復國權之說自此
起十三年又為國所約起
力欲得爭身輯慮收併和
調諸將帥品齟齬之者衆
終莫能行其志財政亦不可
絀法倚西爭我備去今

公力持不可拂衷去蓋至
是而知無有可為者矣既
又起為淞滬商埠督辦蘇
維埃聯邦大使皆不赴十
六年以病逸大連灣明年
還上海時南北兵連已逾
年病中不忘民疾苦籲罷

兵病卒以不起年六十又
五公諱寶琦字慕韓長身
玉立美須冉待人掬肺肝
相示志之所在萬夫莫勉
生平不為崖岸斬絕之行
而人亦莫敢干以私尤竺
內行嚴取與去官之日恆

無以辨喪而赴人之恩惟
恐其不盡居喪五年不茹
葷不處內厚於故律病車
時猶念鄉人之困於舊都
者喃喃語弗止覺之且凡
知與不知皆歎息公之不
能申其志有請酌而飲

以達諸外也嗚呼曾祖嘉
謹妣聞祖人鳳諸生妣邵
考詒經咸豐十年進士官
至戶部侍郎以碩德清望
傳德宗謚文慈妣朱娉吳
夫人江蘇巡撫固始吳公
元炳女娶張夫人山東巡

撫 謹 勤 果 錢 塘

側 審 朱 張 劉 奉

震 開 齋 開 益 開

縉 開 物 開 變 開

五 變 世 裝 後 絲

疾 也 世 世 為 續

一 世 端 功 無 所

下而樂無其時嗚呼天邪
而已於斯鑄此貞石吾不
徒公之慟而斯民之悲

君諱寶琦字慕棟浙江杭縣人生於清同治六年
三月父清戶部侍郎諡文愨公詒經為光緒帝
傅君幼而岐嶷遠心經世之學事親以純孝聞
以父蔭任部曹改直隸道員創設育才館為
聶公士成所器邀辦開平武備學堂庚子變
起隨帝赴西安入值軍機處日譯錄電報為
千言悉出自記憶解任後於電碼書和議成
後奉命出使法日葡各國深究歐亞大勢力
主聯合弱小國家與中亞土耳其等國羅馬

教廷及東滿亞羅等建立邦交旋出使德
國堅持收回青島卒格於建議遂辭歸旋
襄辦津浦鐵路晉山東巡按倡廉潔裁陋
規上疏清廷陳改革官制抑親貴罷宦官
赦逋臣用黨人而疏各萬餘言均留中不報
時德人圖攫膠濟路沿線礦產君據理力
爭德人氣沮民國初建當局以君為經濟及
外交碩望邀范統務充日本專使民國二
年入長外交三年攝國務總理適日人瞰

袁世凱欲帝制自為岳間提出二十一條迫
中國承認君力持不可乃掛冠去途復起
為審計院長轉財政總長又因反對中文
兩行停兌事辭退改主漢冶萍公司董事
會及督辦稅務民國七年改戰告終引強國
華府會議君組外交後援會宣言力爭廢
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治外法權及租界從列強
聯還太平洋侵地全國民氣大為振奮民
國十三年再任國務總理因拒簽法蘭金佛

許崇引道更見由憂外患日亟以在野之
身呼籲息民弭戰選為省有冰旱災於輒
盡力從事賑濟終日救災事奔馳滬港以致
病莫能興易箚之頃於嗚之以饑民為念語
不及終於民國二十年二月卒於上海子用
時用震等六人女十三人君長身玉立美鬢
髻持躬庶分朕官數十年不治生產每
去官之日恒嘗以治裝囊無一金不妄取於
人囊有一金即慨施於人在朝則一心為

國在野則救災恤難每感世風日下欲挽
無力輒發為詩歌以消壘塊諄諄訓子孫
以勿染汙俗為戒在近代顯官中能砥礪
廉隅如君者有幾人哉

讀公神道碑及墓志銘並傳記文學月刊徵氏
國名人心傳目奉公并事之聲。大者卓成事

畧如右並錄奉

雷生君元正

癸丑夏日

秦慧仙



杭縣孫公慕韓家傳

楊愷齡

公諱寶琦，錢塘孫氏，字慕韓，晚號孟晉。
曾祖諱嘉禮，妣氏聞。祖諱人鳳，妣氏邵。
父文愨公諱詒經，妣氏朱。文愨公字子授，清
咸豐十年進士，選庶吉士，平浙有功，還授檢
討，以倭仁薦入直南書房。同治四年擢司業，
十年遷侍講，十三年再遷侍讀學士擢詹事，光
緒六年遷刑部侍郎，翌年又遷戶部，十一年入
直毓慶宮，佐度支凡十年，蹇諤觸時，不洽權

要，鬱鬱於十六年卒，優詔賜卹。公既丁憂，五年不茹腥，不居內，以任子為郎，由戶部主事改直隸道員，充銅元局總辦，旋創設育才館，辦理開平武備學堂，均成績炳著，吳佩孚、蕭安國、陶雲鶴皆列門牆。庚子拳亂，扈駕西安，公以諳法文，熟電碼，受命軍機處機密事，凡京陝間議和及朝政電報，漏夜不輟，公以一身任其勞，案無留牘。復兼政務處提調，昕夕從公。迨和議成還京，即以五品京堂奉派出

使法蘭西國大臣。亟慮時危需材，對後輩尤多汲引。若張人傑、李煜瀛、林桐實、夏循均、水鈞韶、嚴璩、秦汝欽等，咸以青年有志留學，公携與俱行。至巴黎，獎勉護持，視如子弟。翌年復兼出使西班牙國大臣。值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蒙難獲釋至巴黎，留德學生王登科、王相楚，留法學生湯薌銘，向國華，同至旅邸晉謁，國父推心置腹，引入臥室閒談，顧四人堅邀至咖啡館，而湯薌銘兩人遽返旅館。

割裂皮包，竊去同盟會同志盟據及法國政府致安南總督密函，即向清使館告密，首鼠邀功，公面責其行為乖違，斥其立將盟據交回各人，專心讀書。並將法國政府密函送還國父，以寢其事。亦可見公迴護革命，曲全青年，膽略識見之遠大，迥非守舊大臣可望項背者也。

公在法國，且首陳變立新政，以救積弱時弊。三年返國，洊擢卿貳，充釐訂官制局提調，權理太常寺少卿及順天府府尹，再派充出使

德意志國大臣。既抵柏林，謀力籌中美德三國聯盟，暨商收回青島主權，議格未遂，乃辭歸。呂海寰邀會辦津浦鐵路事，翌年冬晉山東巡撫，弭平曹州教案及萊陽民變，力爭廢除外資開採膠濟鐵路礦權。並主錄用黨人，裁抑親貴，言人所不敢言，而朝廷終不省。迨武昌兵起，山東繼以反正，羣推公為都督，旋避賢路請辭，舉家遷居津沽，顧蕭然兩袖，瀕於斷炊，德州令林介鈺饋以三千金，拒卻不受，婉勸再

三、勉允改作貸款，署券為證。公曾詠句：「平生但率真，宦久不知巧。」誠如葉柏皋太史所謂：「性慈秉介，囊無一金，不妄取於人，囊有一金，必慨施於人。」嗚呼，在末世泯琴之時，而公獨以廉隅見稱，黃髮不懈，何其偉也。

民國元年冬，項城袁氏秉政，起充考察日本實業專使，翌年遷外交總長，復兼代國務總理，值日本脅訂二十一條辱國條約，公拒不納

遂去職，改任審計院長。復筦稅務，又值府令停止中國交通兩銀行鈔券兌現，力爭不得，再引退，專任漢冶萍公司董事會會長，從事實業，謀裕國力。民國七年，歐戰既止，中國獲參預和會，公乃糾合同志，成立外交後援會，大聲疾呼，取消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約雖未成，亦足使國際間知秦有人矣。民國十三年，曹錕任總統，以公清望碩德，強之復任國務總理，蒞事未半載，卒為金佛郎案與財政總

長王克敏齟齬，拂袖去職，改任揚子江水道委員會委員長。翌年，段祺瑞執政，敦聘為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以備諮詢。復有淞滬商埠督辦、出使蘇維埃國大使諸命，均辭不赴。乃以全國賑務督辦華洋義賑會會長，盡力救濟卹難，奔走南北釀資，嘉惠災黎，全活無算。民國十六年，以病移居大連，明年還上海。張人傑主政浙江，膺聘為高等顧問。十九年冬十二月病逝，享年六十有四。總統徐東海挽之聯曰：「

門多歇浦三千客，家無成都八百桑。一亦可以概其平生矣。遺著有撫東奏稿，出使法德西三國隨記，暨詩文鈔若干卷，藏於家。元聘江蘇巡撫固始吳元炳女，娶山東巡撫錢塘張勤果公曜女，側室朱張劉李。生男子八人，女子十六人。子用時，張夫人出，娶嘉善錢紹楨五女。民國二十六年方哀輯先人遺稿，正待付梓，遽在蘇州外跨塘遭車禍遇難，致遺著迭經喪亂，蕩然無存，吁可慨已。生子一世長，女五世成。

世如、世裕、世壽、世樂。用震留學德意志國，供職駐德使館，先娶河間總統馮國璋女，無出，續娶吳興孫邦娟，生子一世祖，女二敬慈、愛燕。用濟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娶杭州孫氏，生一子二女。用岱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娶武進戚氏，生一子二女。用賓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娶某氏，生一女。用榴、用夏早殤，用均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娶日本某氏女，生二子。惟用震一家移居美國，用均一家卜居日本，餘均

留居大陸，境遇莫知。女用慧侍公隨軺巴黎、柏林，諳英法德語，適武進盛宮保宣懷四子恩頤。民國二十九年逝世，享年六十有三。生子二毓郵、毓綬，女三冠雲、聯珠、美保。美保幼殤。用韞適遜清慶王奕劻五子載掄，民國五十五年遭凌辱病故，享年八十有四，無出。用智適同邑王文勤公孫頤孫，生子二女三，後因流產病逝。用蕙適長白寶熙十子華志震，無出。前年逝世，享年七十有六，蓄義子為嗣。用

熙適項城總統袁世凱七子克齊，前年均遭凌虐
身亡，享年七十有五，生子一家藝，女一家洪
，亦先殤。用 生於巴黎，幼病不治。用蕃適
豐潤張佩綸三子志沂，無出已孀居。用志生於
柏林，適通州崔露華，生女一祖琪，與用熙同
被凌虐，傷重不起，享年六十。用魯守貞不字
，為北京協和醫院護士，敬業慕善。用 早殤
。用賢適獸醫博士湖北楊守紳，任台灣大學教
授，已退休，生女一正瑛，留學美國。用敬適

山東張思譜，生女一。用寬適山東金紹輝生女
二。用厚適無錫王兆佳，生子二。用餘適廣東
方兆祥，生子三。用連適壽州孫以葵。存者惟用
賢一家卜處美國，餘均留居大陸也。

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若公之盛德清操，
宜其後起振振，世濟其美也。

孫公從張宗昌血腥魔掌中救回了我

成舍我

如果半個世紀以前——民國十五年八月——我在北平辦世界晚報、世界日報，孫公慕韓，沒有從張宗昌血腥魔掌中救回了我，我早已繼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之後，於奉軍及直魯聯軍，打敗了馮玉祥，張宗昌佔領北平時，被他殺害，做了當時第三個「以身殉報」的報人。由十五年到現在六十六年，此五十一年中，不特我絕無機會，看到北洋萬惡軍閥的崩潰（包括張宗昌被韓復榘在濟南鎗殺那一幕在內）侵華日寇的投降，以及最近毛匪澤東的死亡。當然，更不會讓我有長達二十一個寒暑的垂暮餘年，在台灣創辦一所世界新聞

專科學校，培養萬名以上新聞專才，終有一天，回到大陸，重建中華民國的新聞自由。我每飯難忘，民國十五年八月以後這五十一年歲月，（未來還能有多少歲月，自非我所能豫料）都是孫公賜給我的，感恩戴德，曷其有極？

抗戰以前，我原想在世界日報內，爲孫公關一紀念室，我被張宗昌逮捕後，孫公會將他所寫給張的信，抄一底稿，及張的覆信，送給我家屬。我被釋南下，與孫公會數有函札往還。孫公遺墨，和我那次被捕有關的文獻，都逐一保存，準備存入紀念室。不幸七七事變，北平淪陷，我隻身逃亡，報館與我的住宅在一起，全部財物，均被日寇沒收。三十四年勝利返平，報館器材雖追回一部份，但書籍及一切財物，尤其上述足以永久紀念的孫公手札，無一留存。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雖從北平舊書肆及孫公遺屬，獲得若干遺墨，但又於共匪進

入北平時與報館及我其他財物，同被共匪劫掠。至今我手中竟無孫公片紙隻字。孫公育子女二十四人，大陸淪陷後，與我保持聯繫者，僅留居香港，曾任駐漢堡領事精習德文之用震先生。我時勸用震先生，搜集其先人文稿，以大陸在共匪嚴峻管制下，任何文獻，無法外運，幸用震先生藏有家書數封，連同孫公逝世後，戚友所撰神道碑，墓誌銘等，經商請楊愷齡先生整理排比，彙爲一冊。題爲錢塘孫慕韓（寶琦）先生碑銘手札，影印出版，雖內容顯欠豐富，但喪亂之餘，吉光片羽，至足珍貴。用震愷齡兩先生，要我就五十一年前孫公漏夜營救始末，略加記述。我於共匪竊據北平後，旅居香港，三十九年曾爲某雜誌寫過「我有三次值得追憶的笑」一文，其第一「笑」，即係追記張宗昌捕我幾被鎗殺，經孫公營救獲釋，後數年張向我致歉，使我大笑的經過。全文會有各地若干雜誌報紙轉載，茲附錄如下，雖未能盡我感恩

報德微忱於萬一，然由此亦可見前輩典型風範，雖在萬惡軍閥盛怒淫威之下，仍能挺身而起，見義勇爲，不忍坐視一無辜青年，慘遭冤殺較今之所謂「元老」「大員」，以少管閑事，勿批逆鱗爲保全名位之最高守則，其賢不肖之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真愧對孫公多矣，悲夫！

〔附〕 我有過三次值得追憶的「笑」

（一）張宗昌向我說「對不起」

民國十七年以前，各色各樣軍閥，統治著當時中華民國首都所在地——北京。在這夥軍閥下辦報，如果你甘心替他們之中，某一掌握北京統治權的軍閥做機關報，奴顏婢膝，歌功頌德，那麼，毫

無問題，你會有大官可做，有津貼可拿。不過，這樣的報紙，老百姓是不需要看的。而且軍閥們此來彼去，朝起夕倒，你做某一軍閥的機關報，某閥倒了，你也一樣要跟著流亡。但你若不走這條路，一心一意，要辦一張人民的報紙，說人民的話，這樣，人民是歡迎你的，只是掌握著統治權的軍閥，却會天天將你當敵人看待。封報館，抓主筆，真是家常便飯。雖然比起共匪以武力佔據大陸時，封盡所有報館，殺盡所有報人，他們要瞠乎其後，甚至今天大陸老百姓，竟會追想起來，把民國十七年以前，算做中國「新聞自由」的唐虞三代。然而今天追想的唐虞三代，在當年民間報紙和報人，却都已水深火熱，無法忍受。大家盼望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早日成功，好對這些壓迫言論，蹂躪人權的軍閥，作一個澈底掃蕩。

我是在這夥軍閥統治之下，由替別人辦報，以至自己辦報，先

後會因觸怒軍閥的關係，在北京被捕十次以上。不過他們究竟比今天的共匪寬大多了，十幾次被捕，多則一個月，少僅一兩天，即被釋放。拘押地點，大多在警察廳內，且照例新聞記者，特別優待，可以看報，可以會客。只有最後一次，形勢非常嚴重，如果不是只差一頭髮的距離，我就早在鬼門關內永恆安息了！

比林白水晚一天

事情發生在民國十五年八月，由於張（作霖）馮（玉祥）激戰結果，馮軍敗走南口，張作霖統率下之奉軍及直魯聯軍進入北京。張本身仍在東北，張學良和張宗昌，代他做了北京新主人。老百姓對當時互爭雄長的各系軍閥，一向最恨奉軍，尤其恨以張宗昌爲首領的直魯聯軍。因此，過去北京城中的民間報紙，總對他們不抱好

感，一直到他們做了北京主人。這種態度，仍並沒有很多肯立即屈服，作一百八十度轉變。張學良、張宗昌認爲非以最大決心，槍斃一些主持這種報館的報人，不足以樹立威望，鎮壓反動。於是在進城不到十天光景，就首先捕殺了京報社長邵飄萍先生，接著，又殺了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先生。當林先生遇害第二天，嚴重的災難就降臨到我身上。我記得那是八月中一個深夜，天氣酷熱，我將世界日報大樣看完，上床不久，房門虛掩，正朦朧間，忽然人聲鼎沸，還沒有讓我起身，大隊憲兵，已一擁而入，圍在我的床前。他們說：「憲兵司令部王司令（琦）請你談話。」我知道「大事不好」。再看，滿院子都站了兵，在這樣情勢下，當然除跟著「走」以外，別無他法可想。大門外三輛卡車，他們將我推上第二輛，擠在車子的正中，每一隻手，有兩個兵緊緊抓住。一切佈置，都和我當天世

界晚報上，根據外勤報告所寫的一篇林白水先生遇害經過，完全相同。因爲先一天林先生被捕，時間也在深夜，也是大隊憲兵，三輛卡車，也是說請他到憲兵司令部談話。林先生被捕後，卡車一直駛往天橋刑場，僅在前門外憲兵分隊，等了十分鐘，據說憲兵向王琦請示，應否立即照命令執行。總計從被捕到行刑，前後不過三小時。我在卡車上想，前一段既然和林先生遭遇，毫無差別，自然下一段，也就不會有不同的演出。我寫的那篇林先生遇害經過，有最慘痛而未發表的一段。即當劊子手最後執槍向林先生射擊時，他曾輕輕的說：「林先生！你是讀書人，我不讓你太吃苦，就一槍送你升天吧！」果然，從後腦射入，前眼穿出，不待再發第二槍，即已畢命。這是劊子手對死者所施的最大仁政。有些天性特別殘忍的行刑兵，故意和死者過不去，往往先就不致命處，亂射一陣，使你延長

痛苦。我於是默默盤算，是否今夜槍斃我的劊子手，還是昨夜那一位？他是否也會把我當「讀書人」，與林先生同等優待？是否也將是一顆子彈，從後腦射入，前眼穿出？不料這些問題我正在考慮時，車已進了兩扇朱紅大門，原來卡車並沒有和昨夜一樣，直駛刑場，而是開到憲兵司令部。我被挾下車，暫送進附近一間小房，四圍都是荷槍實彈的丘八。我完全不知道，我將在這裡等候多久，有一點是十分了解的，即雖未直駛刑場，但周圍形勢，却並沒有絲毫徵象，顯示已轉趨和緩。

憲兵向我學崑曲

剛到憲兵司令部不久，天已黎明，我從屋內，遠遠看到那三輛捕我的卡車，仍然停放原處，捕我的憲兵，除一部分在我身旁看守

外，其餘多躺睡車上，他們都沒有換班，似乎正隨時待命出發中。我聽到屋外一個憲兵，很埋怨地對他同伴說：「這次咱們真倒楣，忙了一夜，到現在還摸不著床舖。你看前晚林老頭那一檔，幾個鐘頭就完事，多乾脆，爲什麼這個小夥子，却還不快點送他回老家？他的意思，我完全明白。只是「爲什麼」沒有快点送我「回老家」，這一點，我不明白，却正和他一樣。

不料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在這間小屋，居然連住四天，第四天恢復了自由。第一天下午，形勢已漸趨和緩。三輛大卡車開走了，憲兵換班了，而且看守我的憲兵，只贖下了四個。我在三十歲以前，最喜歡拍崑曲，此時他們不許我看書報，我只好坐在屋內，一面用手打板，一面念念有詞，起初他們莫明其妙，後來知道我在「唱戲」，有一年紀最輕的憲兵，定要我教他唱，我竟收留了這樣一個學

生，直到出獄，教會了他唱一段「夜奔」。傍晚，報館已設法將各方營救情形通知我。第二天，有幾位朋友，他們竟得到王琦特別允許，到屋內來看我。第三天，我已可隨便出屋散步。第四天下午，一位副官來叫我，說王司令等我說話。這個王司令是張宗昌親信，張宗昌每晚狂賭，照例多由他代管籌碼，張宗昌需要女人，也照例多由他代為搜求，所謂憲兵司令，根本他並不管兵的軍紀風紀，而只是替張宗昌捉人、殺人、綁票、和擄架良家婦女。在那張宗昌極盛期間，他真算紅得發紫，無惡不作。當我進到他辦公室時，竟出我意外，他一變其驕橫兇惡的態度，很客氣地向我說：「這次很對不住，委屈了你好幾天，現在，督辦（張宗昌）已有命令，叫我將你送交孫慕老（寶琦號慕韓），你現在就可以走了。」說完，他即派一名副官，讓我回屋收拾隨身雜物，陪我乘車，到永康胡同孫正

在借來避暑的一個私人花園。副官拿出張宗昌一張大卡片，上面寫著：「茲送上成舍我一名，請查收，」孫也寫了一張回片：「茲收到成舍我一名，謝謝」副官交代完畢。我十分感激，叩謝了孫慕老。於是我回到世界日報，結束了四天以來，我畢生未有的一幕驚險怪劇。在我被捕期間，世界日報，並沒有因此停版。這是奉軍到北京後一個特殊作法，即他們只殺人不封報館。他們說，殺人是執行軍法，人殺了，報館如不自動關門，繼任的人也決不敢再冒險。殺人而不封報館，不算摧殘輿論。因此，在邵飄萍、林白水兩先生遇害時，京報、社會日報，並未被奉軍查封。這套「不摧殘輿論」大道理，真可算他們的新奇發現。

「今晚大帥好日子」

爲什麼我會白鬼門關邊緣，突然生還，而沒追從邵林兩先生於地下？其間經過是這樣的。在我被憲兵押上大卡車後，我的家和報館，連夜向各方求援。孫寶琦先生，他得到消息，知道形勢嚴重，剛一天亮，就趕到張宗昌住所。據說：我被捕前，張宗昌原講過，這傢伙，抓到就斃了完事，但這話並沒有當面吩咐王琦，照例槍斃像這一類的人，王琦總要他一句話。捕殺林白水先生，是先已將槍斃命令交給王琦，所以只要憲兵報告王琦抓到了，就立即執行，我則事先沒有命令，不料那晚王琦不在賭場，當他趕到張處請示時，恰巧，張那晚正新討第幾十幾名一位姨太太，本來天亮才散的賭場，提前兩小時，他睡覺了，副官問王有什麼急事，王告訴他，要槍斃一個記者。副官就開玩笑似的，說：「王司令，你怎麼會這樣不湊趣，今晚大帥好日子，只要人抓到了，什麼時候部可以殺，何必搶

在此刻，來惹大帥惡心呢？」我所以能停留在憲兵司令部，大卡車並沒有直接開往天橋刑場，原因即完全在此。孫慕老到達張的住所，張正酣睡，孫告訴張的副官：「我在客廳等著督辦，你現在不必驚動他，他什麼時候起床，請你儘先報告，只說我天亮就來了！」副官非常奇怪，不知有什麼緊急大事。孫與趙爾巽、王士珍在北方軍政界，向被尊稱為「三元老」，奉軍戰勝，原擬擁孫組閣，張宗昌主張尤力，正多方向孫勸駕，副官均悉其事，今孫黎明即來，情形突兀，副官不敢輕視。張甫醒，即立以孫在客廳坐候告張。張大驚，迅起迎晤。張初疑孫來商組閣大計，及孫提出我被捕事，張即頻稱此小問題何勞慕老枉駕親臨。孫謂事關人命，並非小事。張乃數我三大罪狀：一、惡毒反奉，二、和馮玉祥有密切勾結，三、替國民黨擴大宣傳，最近還接受了廣州十萬元宣傳費。孫謂第一點，如果報紙

反奉，是在你們進城以前，則那時馮軍統治北京，誰敢明目張膽，不登馮軍所發反奉消息，而甘冒危險幫你們講話？這是北京報紙最普遍現象，也是他們辦報者共有的痛苦，我相信世界日報絕沒有比其他報紙反奉特別惡毒。至於第二點，他根本和馮不認識，連面都沒見過，談不到有任何密切勾結。目前最重要的。在第三點，假使他真是最近還接受了廣東這樣大的一筆宣傳費，在北京和你們故意搗亂，那麼，軍事時期，我也不敢替他說情。否則子虛烏有，我就不能不請你從寬處置，立予釋放。好在十萬元數目不算小，由那家銀行滙的，來龍去脈，極易調查。但據我所知，他所辦的世界日報，世界晚報，都是由他個人辛苦經營，白手起家，從沒有任何背景，他本身生活，十分刻苦，恐怕十萬元之說，未必可靠。經如此逐項解釋，結果，張表示無論如何，看在慕老分上，決不重辦。孫辭出

後，即將情形告知我家屬和報館同人，那時世界日報創辦未久，世界晚報雖營業上已有盈餘，但賠補日報，還嫌不夠。我雖熱烈擁護國民黨，却從沒要過國民黨分文資助。十萬元當然絕無其事。而且我那時負債纍纍，沒有存款，只有當票。孫慕老要報館開出我的債主姓名，債款數目，並檢出最近一些當票，由他再寫一封信，送給張宗昌，證明我如此窮困，決非腰纏十萬之人。張當晚覆孫，謂「本應立予槍決，茲承尊囑，已改處無期徒刑。」第二天，孫再找他，問改處無期徒刑，是否係查出我確已收受廣東來款。張謂尙未查出。孫說，如果成某罪有應得，處死亦不足惜，否則無期徒刑甚至坐一天牢，也未免冤枉好人。張見孫一再爲我如此辛苦奔走，知絕非普通求情可比，乃允再行考慮。但口頭上仍說派人切實調查。究竟已經查明，抑或根本沒查，他並未宣佈，只是隔了兩天，就這

樣將我胡塗捉來，胡塗送走。從他寫名片將我當禮物似的送交孫慕老這一點看來，顯然他意在讓我明白，他這面子是賣給孫慕老的。

孫慕老拯救了我

孫慕老肯這樣以全力救我，在他只是人類同情心的偉大表現。我和他既非親戚，更非本家，他在那時，認識我還不到兩年。他於民國十三年，被曹錕拉任國務總理，但沒有多久，因許多問題，與曹意見不同，曹的左右，即拼命給他打擊。他們想推戴高凌霨，就由王克敏出面，與他處處作對。王是財政總長，北京大多數報館，都由他廣給津貼，以反孫為唯一條件。孫名為總理，然財權由王掌握，本身薪水都被王拖扣不發，自然更無錢敷衍報館。因此，北京報紙，擁王反孫，幾乎成了一面倒。不過一般老百姓意見，對孫

曾作百分之百的支持。王克敏本是金佛郎案罪魁，久爲社會所切齒。晚報副刊「夜光」，由張恨水先生編輯，恨水每天總有幾首打油詩，痛罵王克敏，這些詩作得很好，爲一時所傳誦。孫奇怪，爲什麼世界晚報，肯如此熱烈爲他主持公道。他辭去國務總理後，叫他長公子景陽來訪我，由他長公子介紹，我才進謁過他幾次。初不料兩年以後，他竟在這樣一幕危急驚險的大災難中，拯救了我。

在我被捕後的最初十幾小時內，北京城中，幾乎無人不相信我。的命運會與邵林兩先生一樣。有些特別關心的朋友，還等在天橋刑場附近，準備對我作最後的辭別，路透社發出第一次電報，說我業已處決，害得國外朋友，還有人打信電慰問我的家屬。以後大家雖知道我生命或可保全，但決不料到第四天，我就仍能回世界日報，照常工作。軍閥時代的橫暴荒謬，無法無天，視人命如兒戲，雖尙

遠不及二十四年後的朱毛匪共，然在當時却業已登峰造極，中外震動。國際聯盟，爲交回領事裁判權而組成調查法權委員會，各國代表，正於此一期間，來北京開會。他們調查結果，在日內瓦發表了一個報告，曾列舉十四件非法殺人捕人的要案，認爲中國司法制度並未確立，中國收回領事裁判權尙非其時。在這十四件要案中，邵、林兩先生之死，和我之捕而未死，都被逐一列舉，佔了極重要部份。雖然這是帝國主義者有意推宕，然而軍閥們造成口實，授人以柄，這種損害國家的罪行，也的確不客寬恕！

「督辦」拉我喝茶了

經過這一次驚險怪劇以後，我將報館付託同人，自己則一度離開北京，等到革命軍北伐成功，軍閥崩潰，「北京」改成「北平」

，才飄然歸來。這時，張宗昌已手無寸鐵，變成光桿督辦（北平人仍依舊習，呼他爲張督辦），但在國民政府寬大政策之下，不久，他竟能由大連回到北平，公開安度其豪華的寓公生活。我在北平，每天一俟晚報出版，總多半趕到中山公園，步行一週，並在來今雨軒，作短時間的休憩。張宗昌回濟南被韓復榘派人刺殺的前幾個月，他也常來公園，我的茶座，往往與他的桌子鄰近。大約有人指給他知道了，他總是目不轉睛望著我。有一次，和他同座的一個人，與我也十分熟識，就走過來，拉我到他那張桌子坐。他笑著問我：「你認識我麼？我就是曾經抓過你而幾乎將你槍斃了的張督辦！」我自然也笑了，我說：「那麼，張督辦！你是不是還想補我一槍呢？」他連忙說：「沒有的話，你是好人，那次真對不起！以後請你多幫忙。」於是大家狂笑了一陣，我在笑聲中向他告辭，而我這

一次「笑」，在我的生命史上，要算出自心坎，最真誠而且也最不會忘記的。不過，我所付的代價，確然是太大了！

孫公慕韓家書手札

震兒覽去冬在大連有教友約擬游
大連哈爾濱時金伯衡拜連見訪
我面告之伊甚歡迎日前自威海青
島回連已定於月半遷居青島慮
日後多緣未哈遂向南滿東清兩
路覓免粟於二十一日動身早晚拜長
春金伯衡及東清歐理事之昆冰澄

係李冠英
自注

去日遊桂苑車為時尚早

身未通銀行小憩二夜半上車回行

昨晨身哈各機關人員均汗流

王亞高亦得信下午未見

迎接情意殷三晚間金龍之君約

在東清鉢遊俱樂部宴會甚為

闊廠俄人男女跳舞甚盛昆冰澄

行之以家居余潔淨有彼孺花房

甚可怡情其去人私待甚周我本

意候三日即行繞道安奉至朝鮮之
漢城一遊今見此間奇異人士招待
殷勤不便遠去擬多候二日准六號
離哈不赴漢城至海滿路待之湯
崗子溫泉一宿即回大連我前往
青島看房決計津連兩宅均遷
青已租屋一所執准月半即遷往

伊家後遷一宅必不敷用再遷一宅
宅計算每租共二百元是業以流家
自必更節省回兩六甚便利青島
治安可得無虞日存雜交還中國而
僑民之受保護甚力兵船停泊者皆
意之必由上岸竟事之決不敵來
在彼位之二三年俟兩方安靖即可
回鄉我視租之一定在商埠為後

我雜音後由明華銀行代為租之未詳地名

樓之底每年租價一千八百元較之天津

多省一半

津廈月租二百元又東樓六十元加之便宅茶室等約十元共三百

若此法

租小定亦不過數十元我查昔日商人

租者一定樓上下有十六七間之數地只

崇臺價一二百五十元之若他置回在

法平房數間全家居住在一起更為合

宜稍緩者後法極佳惟當先備用

本報後德國自願供法德日并佔遼東

後俄國得青東清鐵路築路之權德
國遂有租膠澳之請以府不允曹州
若某出遂遣兵艦援而省之

俄國能又
租借旅大

彼時以撈海之視山東為勢力範圍

後之變橫之祀屢派對華漸之和平

日俄戰後德俄國知日卒之強威恐其

佔奪膠澳於是與福成有立張通

還中國者執在柏林時想索回而不

得爾撫山東雜函至七地心中極為悲

憤迄日奔向德索膠澳說交付日奔

時銘在外交部

轉還中國以為未必能踐行不意巴黎

會議迫於公福竟得歸還今日於

斗此地有許多感想心中實深愉快

故甚樂卜居威海地甚幽靜新甚愛

澳內游如杭州西湖

之但買屋不易該地英國準備交還

但欲我國統一有正式政府方可提議
哈爾濱地方執昔執德德返過此時
在俄人勢力範圍受過甚今日
居地多權收回一切司法權權均歸
自之亦至子慶之事惟願中國戰
事早日結束各租地均得收回乃各
軍閥不知厭亂內爭不已人民痛苦甚

休至為悲悵東三省地廣人稀土脈
深厚農林極為相宜汝果業業後宜
專力求此報事為國家計為箇人計
均古可廢廢世利無窮吟犇氣條
甚遠復在為未化凍樹木均未萌芽
屋內尚未撤火我素愛旅行心境
既寬精神渾然於身辭甚為相宜

蓮京在此月子三百餘元銀壽子均未
甚為感謝其才之宏可用也此接
此信後以後言實可寄意青島高埠
乃後孫總理必可收好餘不多述
巾內近佳 四月二日父端

自哈爾濱寄

震兒覽：去冬在大連，有數友均擬游哈爾濱，時金伯衡到連見訪，我面告之，伊甚歡迎。日前自威海青島回連，已定於月半遷居青島，慮日後無緣來哈，遂向南滿東清兩路覓免票，於三十一日早動身，晚到長春，金伯衡及東清路理事范冰澄係李新吾之姪婿來迎，並挂花車，為時尚早，到交通銀行小憩，夜半上車開行，昨晨到哈，各機關人員均到站迎接，情意殷殷。（王亞良未得信，下午來見。）晚間，金范二君約在東

清鐵路俱樂部宴會，甚為闊敞，俄人男女跳舞甚盛。范冰澄約至其家，屋舍潔淨，有玻璃花房甚可怡情，其夫人招待甚周，我本意住三日即行，繞道安奉至朝鮮之漢城一游，今見此間各界人士招待殷勤，不便遽去，擬多住二日，准六號離哈，不赴漢城，至南滿路綫之湯崗子溫泉，一宿即回大連。我前往青島看屋，決計津連兩宅均遷青，已租屋一所，准月半即遷往，津寓後遷，一宅必不敷用，再添一小宅，計

算房租，共二百元足矣。以後家用必更節省。回南亦甚便利。青島治安可保無虞，日本雖交還中國，而僑民二萬，保護甚力。兵船停泊，若有意外，必即上岸。黨軍亦決不敢來，在彼住二三年，俟南方安靖即可回鄉。我現租定一宅，在商埠局後，（我離青後，由明華銀行代為租定，未詳地名，電報說在商埠局後。）五樓五底，每年租價一千八百元，較之天津可省一半。

天津月租二百，現又要增六十元，加以倪宅素費四十元，共三百。

若再添租小宅，亦不過

數十元。我在青日，有人領看一宅，樓上下有十六七間，四畝地只索賣價一萬五千五百元，若能買回，再添平房數間，全家住在一起，更為合宜。稍後當設法辦理。憶當光緒甲午戰後，德國因聯俄法，阻日本佔遼東後，俄國得有東清鐵路築路之權，德國遂有租膠澳之請，政府不允。曹州教案出，遂遣兵艦據而有之。俄國故又租借膠澳彼時其勢洶洶，視山東為勢力範圍，種種蠻橫無禮，厥後對華漸漸和平。日俄戰後，彼國知

日本之強盛，恐其佔奪膠澳，於是輿論頗有主張退還中國者，我在柏林時，想索回而不得，嗣撫山東，雖兩至其地，心中極為悲憤。迨日本向德索膠澳，（時我在外交部）說交付日本轉還中國，以為未必能踐約，不意巴黎會議，迫於公論，竟得歸還。今日我到其地，有許多感想，心中實深愉快，故甚樂卜居，威海地甚幽靜，澳內頗似杭州之西湖，我甚愛之。但覓屋不易，該地英國準備交還，但須我國統一有

正式政府，方可提議。哈爾濱地方，我昔赴德
往返過此，時在俄人勢力範圍，受逼太甚，今
日居然主權收回，一切司法警權均歸自立，亦
至可慶之事。惟盼中國戰事早日結束，各租地
均得收回，乃各軍閥不知厭亂，內爭不已，人
民痛苦甚深，至為悲憫。東三省地廣人稀，土
脈深厚，農林極為相宜，汝畢業後，宜專力來
此辦事，為國家計，為箇人計，均大可發展，
其利無窮。哈埠氣候甚遲，現在尚未化凍，樹

未均未發芽，屋內尚未撤火。我素愛旅行，心境既寬，精神煥發，於身體甚為相宜。亞良在此月可三百餘元，伊妻子均來，甚為感激，其才亦實可用也。汝接此信以後，寄稟可寫青島商埠局後孫總理必可收到。餘不多述，即問近佳。

四月二日父諭

自哈爾濱寄

震兒覽函峰壻年高即思回津
我恐其回津適值過年家務頗
擾又鷓菴舊恙豈留在此度歲
年尾月初二日等患疔滿離屢次
遊移伊感不便婦心更急我亦不便
強留十一日我陪伊夫婦拜天

次日我回連假甚詳保在此之間
月神志將清身辭立物德莫火

好但回津在公家終日問答多事所

慮保境之不佳不免又為舊之病即

嘉時借貸執相任因此憂慮之心物果成行且憂懼

佳不病而虛擲光陰亦甚可惜物
力勸以借之去赴英留學三四年

一三年後各處神習

一面加功英文一面研究工商業

且可攷察歐洲各社會之情形不
必入大校希博士之虛榮日後甲國
得事較多經驗伊甚深然此等
後不知家庭集議是實貴口可
以實行此關於伊一生之生計亦
與伊一家之氣運觀伊一家兄弟
亦者不知過二十者前途俱少希

望惟兩筆心地篤厚洵應聽即在
此乃自愛物尚鍊長進不少者
是以你望其有所成就也汝前
一稟索我照片以初借兩筆同照
一片工單照一片昨甫取來各寄
一張以當照面汝前寄來照片
貌甚豐腴汝處我念此兩片

之女先後出疹近俱瘡可十三日為未起床而止安

昨夕甚熱日夜啼哭以延醫診

視恐亦是疹子此症傳染可畏

但多危險兩幸行後我稍安寧

但任在此朝夕防護甚煩心神併

去後我下解脫幸甚肩背却安

大石矣此間住房為書伯老寫云

惟後似乃居位始斷誰之估極
願有歸而鴻孫自有去云上海
御崇感行人：俱有戒心此中六民
窮財與未可視為高樂土我又慮
紆慮為讓以詳事率累不得脫
身因澤承辭職一併還書移將
套送我身上伊是士股東仍帶

暗中把持不肯以全權予俄為

旨進遲延俄各之勢故不敢速行

有去昨訪一日奉人卜卦曰^先四國事

謂變相之政府出現為可能性戰

事予傳之謂日俄將有衝突滿蒙

有事由方恐有危險次由箇人

之事謂宜赴京傳似于國事將

有反復踈通之勞終歸有效若
赴有方之甚蓋處之未待後
驗也母甚暇有婦若我在北方
津度亦不便遠或另租較賤之
屋家用再備樽節亦可支持
此時無論何等之信何地俱無
其所以安之計也慎旌勉日奉

想夢陸軍伊身辭之者不相宜且

今流軍人為世所厭惡我甚反

對之亦伴不_レ以_レ之只得聽之三_レの

兒在_レ海_レ河_レ軍_レ考_レ不_レ於_レ以_レ降_レ惟_レ伊

去年老人高極一在甚知強

等不甘三兒將老高業專棕の兒

將轉匯文之兒勉強留惟偽兩峰

味洋新意念の兒以_レ之伊甚機察

彼此竹有照應任劫華一年流亦
可入一正厥家地徒習較入七控至
為有用不知做得毋否此詞

近佳

庚辰正月二十日

益晉老人手翰

王遜來薦才金伯衡得謝為一差近之最者醫從長
格或日前過進步南分其年之曾以五十九

震兒覽：兩峰塔年前即思回津，我恐其回津適值過年，家務煩擾，又觸發舊恙，堅留來此度歲。年尾正初，十二三女等患疹隔離，屢次遷移，伊感不便，歸心更急，我亦不便強留。十三日，我陪伊夫婦到奉天，次日我回連，伊赴津。伊在此五閱月，神志漸清，身體亦好，總算大好，但回津在家，終日閒居無事，所處環境亦不佳，係因分產均係股票，近年利微，家用不敷，時時借貸抵押，因此憂慮，又以綁票

盛行，日夕憂懼，不免又發舊病，即使不病，而虛擲光陰，亦甚可惜。我力勸其偕五女赴英留學三四年，一面加功語文，一面研究工商業。一二年後至各工廠練習，且可考察歐洲各社會之情狀，不必入大校，希博士之虛榮。日後回國，謀事較有經驗，伊甚欣然。到津後，不知家庭集議，是否贊同，可以實行。此關乎伊一生之生計，亦關乎伊一家之氣運。觀伊家兄弟小者不知，過二十者前途俱少希望，惟兩峯

心地篤厚，閱歷聰明，在此五月，受我陶鎔，長進不少，吾是以深望其有所成就也。汝前稟索我照片，正初偕兩峯同照一片，又單照一片，昨甫取來，各寄一張，以當晤面。汝前寄來照片，貌甚豐腴，深慰我念。此間十二三四五女先後出疹，近俱痊可，十三四尚未起床，而十六女昨又發熱，日夜啼哭，頃又延醫診視，恐亦是疹子，此症傳染可畏，但無危險。兩峯行後，我稍寂寞，但在此朝夕防護，甚煩心神。

· 伊去後，我可解除責任，如肩背卸去大石矣。
· 此間住房為李伯老買去，雖說仍可居住，然
斷難久佔，極願南歸，而鴻蓀自南來云：上海
綁票盛行，人人俱有戒心，浙中亦民窮財盡，
未可視為安樂土，我又慮到滬為漢治萍事牽累
，不得脫身，因澤承辭職，一件溼布衫套在我
身上，伊是大股東，仍當暗中把持，不肯以全
權予我，恐有進退維谷之勢，故不敢遠行南去。
· 昨訪一日本人卜卦，先問國事，謂變相之政

府出現為可能性，戰事可停。又謂日俄將有衝突，滿蒙有事，南方恐有危險。次問箇人之事，宜赴京津，似于國事將有反覆疎通之勞，終歸有效。若赴南方，無甚益處云云，姑待後驗。汝母甚盼南歸，若我在北方，津寓亦不便遷，或另租較賤之屋，家用再圖撙節，亦可支持。此時無論何等人住何地，俱無長治久安之計也。恆姪赴日本想學陸軍，伊身體實不相宜，且今後軍人，為世所厭惡，我甚反對之，而伊不

從，亦只得聽之。三四兒在南開季考不及格，須降班，伊等不甘。（去年考入高級一，本甚勉強。）三兒將考商業專校，四兒將轉滙文，五兒勉強留班，倘兩峯出洋，我意命四兒同去，伊甚機警，彼此均有照應。伊赴英一年後，亦可入一工廠，實地練習，較入大校更為有用，不知做得到否。此問
近佳

戊辰正月二十日孟晉老人手諭

王亞良薦於金伯衡，得衛生局一差，近又兼署醫院院長。恪成日前過連赴南，貧甚。年末我贈以五十元。

震旦覽前數日書函計

已收并白帶柳慶因我

以相前孫傳芳派謝德

留學現送書費亦甚多

頃道時傳哥故不交左

友右社詢伊肯何良策

助我伊復信匯封函笺
並告知都離川六壽之
百之均慶可感汝休爾
崇物謝之亦可至前距
川使這來見面保六年
非專另學費汝何必爾
想汝亦先女爾
謝又金伯衡六壽外

元葛鳩孫會於三平

曹潤田在京津為舟集

會每五言之眾擊易舉

統計舊債行之並之

可以悉數清債新債可

不出利息內有上潤田

以白金兩等

集會為干者計集會

四十年共二萬之我亦有

匯業存單二萬之抵押

唯

行遠支

另有其被押借款二萬餘元

二二萬五千元

今得取回每年利息二千

元扣印攤還集會之債

中事還清後款不以此兩

款養老此十年內外尚

不專恃此款也我服
官數少年今乃恃襦羅
以書家雜不免費心力
然清復過心而為愧將
介石下野東南大為文將
變勤田里之計為頂觀
望之時與所希如之若更

不立侍矣。世調德能於
意目前。仍以專心在校
讀書。為要。不必急遊使
依前者。將此辨來。圖云
暫中告。知以免。多心等語。
今日似須。與高。先請。操
一。全。心。備。堆。放。物。件。每。日。

和林有下榻處至暑假
後是否繼續在浦口中
校汝子與將考高兩少
全期汝子卡性不子要
做官不肯專心求學也
汝前說至遲明年暑假
係子入專攻上業學校

未入專心之所能分離
此標為是仙女得細思
人此間始今得兩序
於秋意蕭森可蓋被
笑此禱乃為汝收

六月十六日

震兒覽：前數日寄函計已收到。白榮卿處因我
函述頓年債，以汝前由孫傳芳派赴德留學，現
在學費無着，又須隨時籌寄，故不免左支右絀
，問伊有何良策助我。伊復函滙到兩竿，並告
知郁距川亦寄五百元，均屬可感。汝致函榮卿
謝之亦可，至郁距川汝從未見面，伊亦並非專
為學費，汝何必函謝。想汝亦未付函，又金伯
衡亦寄我元。葛鴻蓀寄我三竿。曹潤田在
京津為我集會，每五百元，眾舉易舉，統計舊

債約三萬元，可以悉數清償，新債可不出利息，內有與潤田集會無干者，（如白金郁等）計集會四十分共二萬元，我本有滙業存單二萬元，抵押該行透支一萬五千元，另有無抵押借款一萬餘元，今得收回，每年得利息二千元，擬即攤還集會之債，十年還清後，我可以此兩萬養老，此十年內或尚可不專恃此款也。我服官數十年，今乃恃張羅以養家，雖不免時費心力，然清夜捫心而無愧。蔣介石下野，東南大局

又將變動，回里之計，尚須觀望，時兒所希望者，更不足恃矣。汝調德館，我意目前仍以專心在校讀書為重，不必急遷使館。前者蔣代辦來函云：暫勿告知，以免分心等語，今日似須與商，先請撥一屋，以備堆放物件，每到柏林，有下榻處，至暑假後是否繼續在浦口中校，汝可與蔣君商酌，勿令人說汝無長性，又要做官，不肯專心求學也。汝前說至遲明年暑假後，可入專門工業學校，未入專門之前，能勿離此

校為是。汝其詳細思之。此間昨今得雨，居然
秋意蕭瑟，夜可蓋被矣。此諭即問汝好

八月十六日

日來稟具

汝願習森林甚

入農科本校內

必有森林但未聞有專

之人我曾在德國往

哈而次埠而具以森林

二書而次埠一不山其中於
彼甚及夏日陰

日來至息可愛爾在山

東亞青島見種樹滿山俱
已屬林有業林業專官
曾山耕族林業能避水
早之災國家亟當注意
至乎^{取材}致富^端其末也亦
曾派人在泰山種樹毫
毫數果今世習林業日

後回國專力於此。是以
居而至於做科何等地步
則預視以爲何如。閑坐
索已。現。在。東。西。洋。專。門
畢業回國者。能日安用其所以
業。居。其。所。長。者。不甚少多。
傳。授。數。年。學。業。漸。忘。

志氣漸減吁可慨已哉

今年中秋前後回南汝

母等由津起身先臨施

鄉也兄未實云孩兒卷

與相近在張不級添身

片產出租只要六十元金家

俱不敷位已全世位實定乃

自上海有名下野東南局勢

大變北軍必重領江南杭
嘉湖一帶行又成戰場
山時莫年投入砲火禱之
但且得暫行觀望以此洵
大和旅館有一美國婦人
精於手技之藝善相人者
伯老先去看相說得甚
對初我亦去說我性情

及往事均符至說教目

謂若有人未盡業莫不可為也而思之

前定不道動半年後必

另有機遇但不可犧牲

本身祇可決計定計教

凡人去欲而已莫以名又

得一不取財每不至受

善心地慈善有博施也

變之意云云。前又有一日等
人下卦相面合衆物謂卦
此時莫不宜動。必有咎非
受驚也。印破財。亦說。是
半年後。機運自轉。至明
年四月以後。无往不利。尚
占十年。火運。法難印行。

回家不謂劫生年不能象

財亦不聽窮劫年下之人

謂日卒官誘誘夫姑銀行

俱若財不為劫用不異是

劫之財亡一人所被劫大曰

以異日奪人所後用人之財

交高任似預知劫復在

業非德羅度日可見人生

俱有二三不能勉待也我

日前因南方不能遠歸

似和南大故下以決疑

甚為悶二今逢此算卦相

面均阻我南行祇得居

日本人之阻於我

易以俟命天津亦不便

去仍居於此思耐半年

再後海關產商銷較出

平日燒煤尤費過節後
去遊至德樂之處每可
以見所謀已成畫餅耳
命其此旋為在末稟以
女不日撥回津伊等嗜
與漢文甚為清順措訂
簡潔伊等德想入學堂

新說若入學堂恐漢文尚
不能有此程度若必學

專門科學自必須入學

若專心研究文字及

歷史等不必入學而後能

進步我願伊等讀左
傳及史記漢書此外於

英文算學之原如此
此自然之材動力社會
子之動力之解度亦如此
正佳 一月二十三日

日來稟，具悉一切，汝願習森林，甚好，普通凡農科大學內必有森林，但未聞有專門之人。我昔在德國往往見其森林蔭密，至為可愛，嗣在山東至青島見種樹滿山，俱已成林，有森林業專官曾與我談，林業能避水旱之災，國家亟當注意，至于取材致富，猶其末也。我曾派人在泰山種樹，毫無效果，今汝習林業，日後回國，專力於此，亦足以展布，至能做，到何種地步，則須視政局何如，關乎氣運，現

在東西洋專門畢業回國者日多，能用其所學，展其所長者甚少。傳頌數年，學業漸忘，志氣漸減，吁可慨已。我本定中秋前後回南，汝母等由津起身，先後旋鄉。汝兄來稟云：孩兒巷夏定侯住宅相近，在張公館後身，有屋出租，只要六十元，全家俱可敷住，已令其賃定，乃自蔣介石下野，東南局勢大變，北軍必重領江南，杭嘉湖一帶將又成戰場，此時萬無投入砲火綫之理，只得暫行觀望。此間大和旅館，有

一美國婦人，精於手紋之學，善相人，李伯老先去看相，說得甚對，約我亦去，說我性情及往事均符，至說我目前萬不宜動，謂若有人來獻策，萬不可為其所愚云云。半年後必另有機遇，但不可犧牲本身，祇可決疑定計，教旁人去做，而已享其名。又謂一生不聚財，亦不致受窘，心地慈善，有博施兼愛之意云云。嗣又有一日本人，卜卦相面合參，均謂我此時萬不宜動，動必有咎，非受驚恐即破財。亦說是半

年後機運自轉，至明年四月以後，元往不利，尚有十年大運，決難即行回家，又謂我生平不能聚財，亦不愁窮，我手下之人俱發財，可為我用，不異是我之財云云（謂日本有諺語天然銀行）。兩人所說大同小異，日本人所說用人之財更奇，伊似預知我現在靠張羅度日，可見人生俱有一定，不能勉強也。我日前因南方不能遽歸，甚為悶悶，仍擬南去，故卜以決疑，今迭次算卦相面，均阻我南行，祇得居易以俟。

命。天津亦不便去，（日本人亦阻我去）仍居於此，忍耐半年再說。海關屋開銷較大，冬日燒煤尤費，過節後或遷至張興之處亦可。汝兄所謀已成畫餅，我命其北旋，尚無來稟。八女不日擬回津，伊等嗜學，漢文甚為清順，措詞簡潔。伊等總想入學堂，我說若入學堂，恐漢文尚不能有此程度，若學專門科學，自必須入學堂，若專門研究文字及歷史等，不必待入學而後能進步。我囑伊等讀左傳及史記漢書，此

外於英文算學，亦須加功，如此自能成材，効力社會可，効力家庭亦可。此問
近佳

八月二十六日諭

震兒竟得此六十 遠未稟所悉一切北
伐維未完成終德 其告一假落張作
三思耀兵國以 卒至身如名裂
天下驚自方 未以徒如此
之異而異者 豈不目伊學本義
之羽翼並未翫之 指揮不神為本動
之痛惡乃至下此毒手可証其對外
強硬不肯喪失 之權仗其惡於彼

族此乃其真正愛國之表現蓋糧
可以備定氣首都北去何處恐誰
能決正議裁兵不知何日裁起音軍
商是亦真有決心當日不裁兵不
救國救民緣會匪難拆國因商
故非裁兵宋為急務但委是制是
否能以立國能以持之亦是問題
恐終有大變化也此事我已託王正

延保留依級之員又係考有德不在靈
外立前補漢意傳文補叙有佳之付由坐毋
 自社動由之留友關係階平代支之
 个月匯一次由子會與通商辦理
 在柏林每月可款若干來等未提
 在彼不能按月會乘須特留友款
 備其依復並駐外台系俱是以此
 前無此二千馬克由視一千存半年之
 去烟一千陸續支用視計為存若干

以後我不能再寄世錢世宜自行節

省德要存赴一二十馬克按月進款若干德要程存于許日之自及后積預備家一伙

費去者看或須回國不作緩急之用使也日不者到臨時亦存和上家利

俟便未確定世不且回國恐被人假二十事占成巨款外生手不知后結年倫六十似不免何面求人此等宜再

臨似明年夏商再行計畫為安北虛此疑多 時分區 易 意 惜 世 等 等 等 等

百善之達三達物諸君至為可念此也一事科少為謀大陣招商局不以此法

策以指之秋月前回抗原批實度將

策以指之秋月前回抗原批實度將

看廣出於家鄉自
款賃屋甚難接屋不然必以
有大屋必以典買
復新典買各任屋
等六不少我不知
備一定兩地尚錯
地親能翻應六姓
估素人多又野如

凡了城津計又令來滬借任謝衛
 杜美路知幾之虞甚為衛眼惟汝母
 為汝母在津汝母來只物汝母另位汝母南迪要實大
 之之兒汝母未汝母中汝母業殊耗時日且
 中國大學功課大差汝母於外國則有
 國中學上不合用汝母如早赴外國習造
 科一二第印汝母入大學專攻之汝母按家
 為事半功倍印汝母 憂康諸人前在法

園六如此中壘內所目者多背去異
高河磚日流俱自處但年少者
藉以磨鍊歲月不歷也連所居年
稍長者勢雖如此繁行身於此以
在杭旅覽山水之勝甚為暢樂多
年所未有六不覺也二疲倦下月當
赴真干山青祀深仙來道之人當可
審至如歸矣有方曰在黃梅時節
異常謝尚此內近於七月一日之前

震兒覽：得汝六十三號來稟，欣慰一切。北伐雖未完成，總算告一段落，張作霖妄思耀兵國內，率至身敗名裂，為天下戮，自古英雄末路，往往如此，亦不足異。所異者，世界無不目伊受東隣之羽翼，聽東隣之指揮，不料為東隣之痛惡，乃至下此毒手，可證其對外強硬，不肯喪失主權，致見惡於彼族，此乃其真正愛國之表現，蓋棺可以論定矣。首都究定何處，恐難解決。正議裁兵，不知何日裁起，各軍閥是

否真有決心，今日不裁兵，不足以救國救民，緣全國搜括，國困民窮，故裁兵實為急務，但委員制是否能以立國，能以持久，亦是問題，吾恐終有大變化也。汝事我已託王正廷保留低級之員，係本有，諒不至遽有改動。汝之留支，聞係階平代支，三個月，滙一次，汝可自與通函辦理。（外交部諮議薪停支，補領百餘元，付汝生母百元。）汝在柏林每月可領若干，來稟未提，倘在館不能按月領款，須特留支款接濟。

生活，現在駐外各員俱是如此，我前寄汝二千馬克，汝說一千存半年之長期，一千陸續支用，現計尚存若干，以後我不能再寄汝錢。汝宜自行節省，總要存起一二千馬克。按月進款若干，總要提存少許，日久自可居積。預備萬一使費無着，或須回國，可作緩急之用。如用不着則隨時節存，利上滾利，二十年亦成巨款。我生平不知居積，年逾六十，仍不免仰面求人，汝等宜戒之，處此競爭時代，區區

不易，棄之可惜。汝兄至今尚未謀得一事，我代為謀天津招商局，不卜成功否？北京各機關人員均取消，大不得了。如亨百養之達三達卿諸君至為可念，然無策以振之。我月前回杭，原擬賃屋將眷屬安頓家鄉，自己往來其間，乃至杭賃屋甚難，樓屋不能住，樓下房間少，必須大修方能移住，其有大屋必須典買，亦須修理，我固無現款典買，而賃屋修理添置木器等亦不少，我不能離上海，上海亦須備一宅，

兩地開銷，徒然糜費，且杭地親族酬應亦繁，恐汝生母漸漸往來人多，又將如在北京時虧空不了，故決計又令來滬借住謝蘅牕杜美路九十二號之屋，甚為舒服，惟汝母尚在津，（汝婦亦宜來南一行，）如來只好另住，擬住俱樂部。南邊要覓大宅如東四六條之屋，非定造不可。三四五兒若等中學畢業，殊耗時日，且中國大學功課太差，若赴外國則本國中學亦不合用，不如早赴外國習選科一二年，即可入大學或

專門之校，實為古
國亦如此。中學上
後俱無用處，但上
速成，若年長者初
游覽山水之勝，甘
作東道主人，當可
時節，異常潮悶。
近好

客進社祝辭

禮願溫恭瓦諒之友來此

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

相勸聖賢相規以教訓我子

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任謀

懷性之德來此博奕飲酒長

傲節非導以嬉者滋蕩之事

議以會財賄貨之謀深頌無

福願感戴勸以遠我子弟之

不肖嗚呼由前之說謂良

士由彼之說謂凶人教子弟

為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

子戒之戒之

其端

以此戒我子弟并以此告夫士友

之屏息於斯者請一覽教

王君仁書

一歲比改曆工月餘齊次兒用

社始社 王君仁書

孫詒經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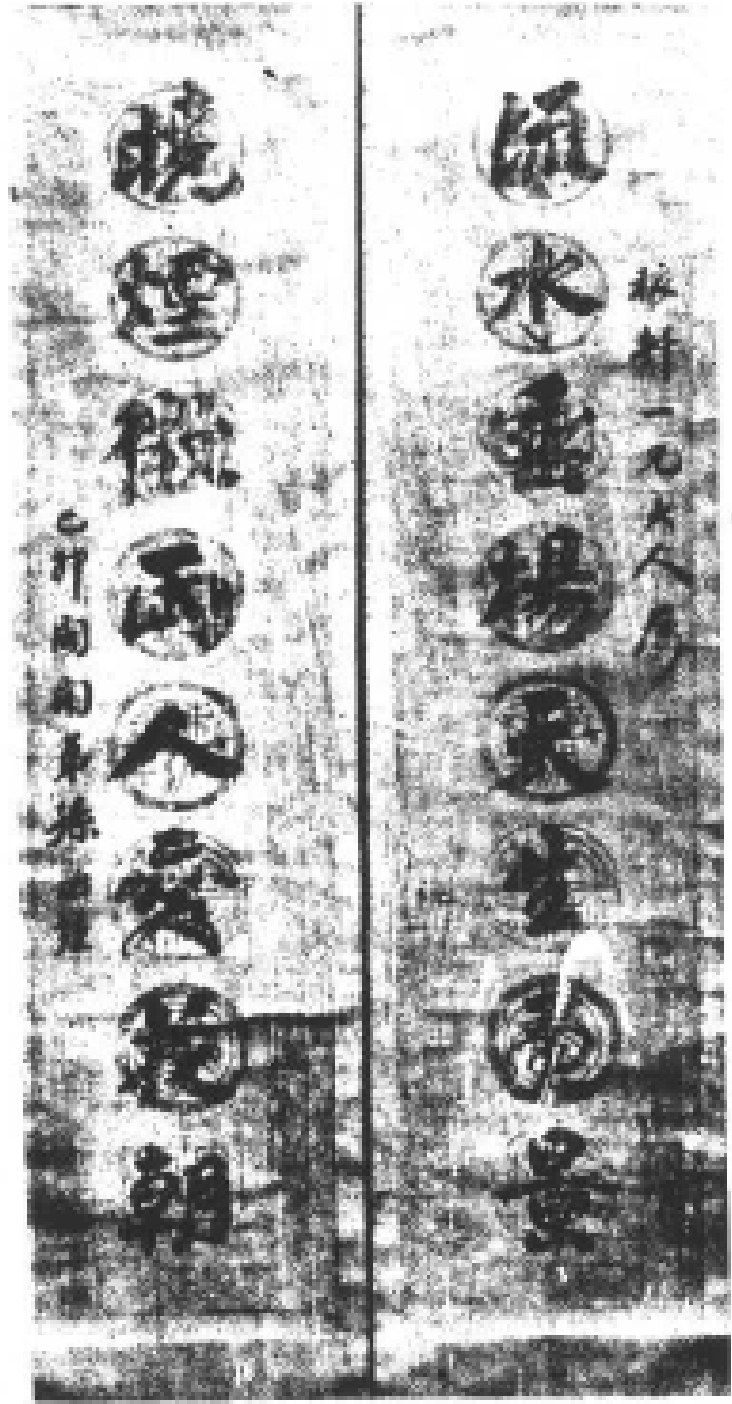
清史稿

孫詒經字子授浙江錢塘人咸豐十年進士選庶吉士聞杭州城陷乞假歸奉親辟居定海參甯紹台道張景渠軍平浙東有功還授檢討以倭仁薦入直南書房同治四年擢司業上言弭災在恤刑治獄先平法本律盜案不分首從聖祖世宗加以區別自頃盜風充斥概用重典行十餘年案不減少則知弭盜之術不在用法之嚴請敕刑部改成例復祖制議行會上將侍太后幸悖親王府既與夏同善諫罷未幾復

將詣恭親王府祀神詒經再上疏言聖學方新宸修
宜懋經帷屢曠則神志難專法駕時勤則見聞易惑
一日行幸一日已荒念典之功今日行禮異日或啟
遊觀之漸士論歸之遭父憂去服除仍原官入直如
故十年遷侍講五月朔日食詒經以天道感應本諸
人事於是有遇災修省之請十三年夏彗星見越數
日太白經天人心惶駭詒經復有廣開言路及罷圓
明園工程之請遷侍讀學士德宗繼業大考一等擢
詹事召對命直抒所見連上澄吏治慎海防機宜甚

悉光緒六年俄衅啟東西海陸邊防亟詔經言能戰
然後能和兵力專顧海口北塘覆轍可鑒請調勁旅
守東路並津永舉辦民團再遷刑部侍郎明年調戶
部會左宗棠請修畿輔水利迺疏薦張之洞張佩綸
資治理並以山東河患河員專治河堤不講修導建
議購泰西機船及時修濬十一年入直毓慶宮山東
河工領部銀百萬詔經廉得書史史恩溥苛索狀嚴
責繳還將懲治章未上而御史王夔榮等輒劾以輕
縱上令明白回奏覆奏入卒隔吏議並罷直有勸引

退者詒讓曰吾被恩過久皇敢佚吾身邪於是專治
部事佐度支凡十年時議設銀行造鐵路慮利權外
溢斷斷持異議詒經持躬清正思以儒術救時救不
阿權要為同列所忌卒不得行其志先後數司文柄
深惡末學骯骯積習擯之惟恐不皇所得多知名士
生平論學不分漢宋謂經學卽理學又曰學所以厲
行也博學而薄行學奚足尚一時為學者所宗十六
年卒優詔賜卹謚文愨



柳深陶令宅

沈氏三兄弟

月靜庚公樓

子敬書

故國務總理孫公慕韓碑銘手札集書後

民國十一年直奉戰役，舉國喁喁望治。孫公寶琦以吳將軍佩孚之支持出而組閣，余時方弱冠，即時聞與人之頌。孫內閣為好人內閣，其去也，時人莫不惋惜之。越五十年，余與公之子用震君，同執教香港華僑大學，用震彙其先公書翰墨蹟及碑誌等，欲為公作年譜，况余介紹一二能為搜集近代史事資料之人，而余無適當之人可應命。君乃自為序跋，記其先公平生事

蹟，屬余為作文字之釐定。余因以知公之廉正，與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之氣節，蓋不儘為一好人而已也。自民國以來，凡達官顯宦，家資積至千萬者，舉目皆是，而公位至元輔，幾須舉債度日，晚年為二十餘萬元之債務，至於口手瘁瘡，雖有稅務署之羨餘，與金法郎案之厚賂，亦怱然不顧，此其廉正為如何也。日人迫簽二十一條，與金法郎案，為民四至十三年間轟動世界之大事，公與袁世凱為姻親，於曹錕為

舉主。均毅然拒簽，寧敝屣尊榮，挂冠以去。當時北洋軍閥之當權者，惟吳佩孚為一最具氣節之正人君子。吳之擁公當政，雖由師生關係，而其欽公之氣節，服膺有素，當為其主因。然公兩次主政，而不能展其用，此則天未厭亂，非人之所能為也！用震輯公手札，並娓娓述公平生瑣事，不惟足覘公真實之行誼，亦足為民初二十年間歷史之文獻。余既為參酌文字，用震復請繫辭以申之。因舉余所景仰於公者書

其後，以告得此冊之讀者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清江何敬羣書於九龍之

益智仁室

故國務總理慕韓府君碑銘手札集跋

先君慕韓公既歿已四十六年，不肖子用震投荒港島。始怵於先人之嘉言懿行偉績豐功且隨歲月而湮沒。爰蒐集年來於烽燧之餘，謹存於行篋中之遺影遺墨碑銘墓誌以及先祖清諡文愨公（諱詒經）之手書真蹟等，擬謀影印以資紀念。先君行事大節，已於仁和葉公柏泉（爾愷）所撰「錢塘孫公神道碑」及秀水沈公淇泉（衛）所撰「杭縣孫公墓誌銘」中縷述無遺，文獻足徵。唯尙有其處世誨人，提携後進，前言往事。爲震所親炙而外人或未盡悉者。茲謹就追憶所及覩述一二。庶彰潛德幽光於萬一，並使後人有所矜式焉。先君一字孟晉，生而歧嶷，過目不忘。光緒朝先祖文愨公爲帝師。先君以父蔭年十九卽以員外郎指省直隸道員。受知於總督仁和王文勤公（文韶），總辦銅元局。時海禁初開，津沽縮轂南北，輻湊華洋。先君以教導學子，習泰西文字

，諳科學經濟爲當務之急。乃上萬言書，條陳教育方針及辦法。北洋育才館遂告創立。聘周君壽臣爲提調。授英文數學及工商應用學科。嗣周君奉命創辦津榆鐵路（京奉鐵路津榆段）所有卒業學生，因此得派入該路實習，成績斐然。其中四人後皆任局長（孫鳳藻長津浦，水鈞韶長京奉，丁士源及項致中先後長京綏）大多皆從事路政。此外京兆尹王達，天津廣東中學校長嚴松章，天津東馬路郵政局長胡文鈺天津海關幫辦、劉佑唐、趙蔚林等亦由育才館卒業。直隸軍門聶文節公（士成庚子殉難大沽口）慕先君辦學精神及長才，邀創辦開平武備學堂。於是吳佩孚、蕭安國、陶雲鶴等皆出其門。既而先君入京任太常寺少卿升順天府府尹。不幸庚子亂作未能發展其才。八國聯軍陷京師隨兩宮至西安。先君以諳法文及電碼。慶王奕劻喜得專才。力舉先君司軍機處電報事。（後與慶王竟成莫逆交且成姻親，二先姊嫁其第五

子爲奉旨滿漢通婚第一家。時李文忠公（鴻章）正奉命入京與聯軍統帥德人瓦德西議和，彼時專恃電報通消息。京陝及全國電訊往來，日夜不斷常達數十萬言，所有收發譯繕無論巨細皆由先君負責，通宵達旦不眠不休，其辛勞可知。和議告成，帝后回鑾，爲酬勞先君之功，次年即拜命駐法及西班牙欽差。文溥，嚴璩（嚴復之子）吳宗濂、劉式訓任參贊，張靜江、李石曾任隨員、學生夏堅仲、王繼曾（王仁堪狀元之子後任駐墨西哥公使）陳籛（後任外次）廖水功、水鈞韶，林桐實、秦汝欽等並隨往。先嫡母張夫人生母朱夫人，八姑母（顏駿人夫人）大二三姊長兄景揚（用時）等皆隨行。（六先姊南依生於巴黎）抵法後先呈遞國書及拜會外交團。然後考察該國政治，參觀兵工廠及各種機器廠向朝廷上萬言書主張變法維新，言人所不敢言，當時爲第一人。以富國強兵專研農工軍事科學新智識勗留學青年。適

國父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後來巴黎。湘籍學生湯薊銘及王某三人，同謀竊其行李及文件送往公使館告密邀功。倘先君不明是非無民族正義之感，如倫敦龔欽差之作風，則一舉手即可執之爲階下囚而歷史亦恐須改寫矣。當時先君力寢其事，並囑李石曾送還孫先生原物及文件且送程儀。三年任滿回國述職，復奉命繼蔭午樓（昌旗人老留德學生習陸軍，與德皇威廉第二爲同學，娶德國夫人，時丁母憂，返國奔喪）爲駐德公使。時用震生于北京西四羊肉胡同寓所，生母留京。先君倉卒就道。此次赴德乃取道西伯利亞經聖彼得堡，蔡元培同行。參贊爲張允愷、陸壽峯、馮祥光、秘書王承傳、主事陳協贊、學生陳介、葛祖燭、馮家遇、項致中、顧允中、王晉孫、王頤孫（三姊丈）張子瑜（三舅父）及太夫人等。隨侍者先嫡母，八姑母（顏駿人夫人）大二姊，長兄用時等。抵柏林八妹用志生。在德研求其君主立憲及精兵

制度，建議朝廷仿效德國立憲政制，多派學生習科學與軍事。外交方面則周旋德美二國，冀收回青島主權，以所願未遂請辭。值至友呂公鏡宇（海寰）奉命與德國合作修建津浦鐵路，先君爲介紹德友任總工程師，成立路局於天津。呂公思借重先君私人關係，辦事比較順利，故約先君任會辦大臣。先君因駐德欽差仍由蔭（昌）午樓回任，故能迅卽返國就任。不意山東曹州府教案發生，德國神父被戕，朝廷乃令先君升任山東巡撫辦理教案，仍兼會辦津浦鐵路大臣。時先君方四十歲，卽膺重寄，卒使教案順利平息。旋萊陽民變，經委西安患難至友浙江吳興吳君永（漁川）爲登萊青道，不日亦予弭平。在任中除陋規，罷供張、簡官制、嚴計政、開科學管理先河。並力陳改革幣制，採用虛金本位。居官以利民爲先。以廉介自持。群訝爲晚清督撫中所罕見。辛亥革命軍興，各省響應，山東各界以先君刷新政治廉明公正，

乃翕然公推爲山東都督，定次日懸五色旗通電就職。而先君思之再三，遂連夜退避賢路，率全眷經德州往天津，先君雖居顯要而清風亮節，囊無餘資，而家口衆多，旅食費用亦成拮据，過德州時林大令介鈺知之最諗。途中慨贈程儀大洋叁千元。先君力却，經陸壽峯觀察婉勸再三，書券作貸款，由陸君作中證人，始納之，此事知之者甚少。後二十餘年，先君已故。先大兄景揚任上海住友銀行買辦。林君生計時亦艱難，忽一日來訪，以借券相還，欲乞得二三百金以濟燃眉之急，毫無索償之意。先兄察其情，立以三千元予之，並計券中之三分息金，林君拒不受，璧券而去。蓋先君感人之深，林君報友之切，均有古人風也。先君在撫東任內鹽運使浙人張蓮孫時正開辦山東臨城嶧縣中興煤礦爲言官所參，奉旨查辦，如據實舉報則張君按大清律應行斬決，先君爲不爲已甚，勸張君以病退，而以查無實據呈報。因此張君後

人對先君之恩念念不忘。其實先君一生喜愛幫助人，蓋已有口皆碑，震不知者正多也。民國元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與先君爲老友又爲姻親，特派考察日本實業專使得與彼邦朝野聯絡，返京卽繼陸徵祥任外交總長旋兼國務總理，任內簽訂關於蒙古事件之中俄蒙協約，于此時袁公爲群小包圍醉心帝制，日本政府乘機以二十一條約相餌脅，先君堅決反對拒予簽署，與曹汝霖意見不合，遂拂袖去職。後出長財政及鹽務署督辦，復以力爭中交兩行鈔票兌現事翩然引去，旋轉任審計院長，建議成立新主計系統，施行新會計制度，爲當局擱置留中。嗣任稅務處督辦，於稅務各項對海關總稅務司英人多所指示。但彼時海關因庚子賠款關係外人以債權人自居，多喧賓奪主，趾高氣揚，目中無人。且對海關華人職員升遷多方刁難，先君爲革其弊，乃特別注意整頓稅務專門學校務求完善，訓育科目力求進步，所有教職員皆選中外

專門人才，使卒業生水準提高。一入海關即能工作效率與外人相等，取締不平等之待遇與遷升，使中國人亦可升任稅務司。於是海關岐視中國人之風氣，爲之一變。及總稅務司英人安格聯，反對二五附加稅又因政治上之背景爲政府免職之後，外人在海關地位權力遂漸由中國人取而代之。外人如到退休年份，迫其自動退休而代以中國人。所以丁貴堂、裘倬其、劉丙彝、陳祖渠、楊明新、左音金等皆能升任稅務司，此則先君不動聲色而使外人斂手就範之效也。民國十三年先君五十八歲，曹錕任總統，而吳佩孚強先君再出而組織內閣。先君任總理，外交總長顧維鈞，農商總長顏惠慶，財政總長王克敏，內務總長程克，陸軍總長陸錦，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范源濂，交通總長吳毓麟。國務院秘書長王繼曾，秘書漢彥珪、柯逸、諸以仁、吳永、王道及楊天驥，人才濟濟。所惜當時中央政府未能統

一各省行政管理權、各省督軍不惟稅收多不解中央，且向中央強索軍費，使政府開支來源無着，北京各機關多闕欠薪，除稅務處及外交部由海關按月撥款不致欠薪外，如教育、參謀及陸海軍等部，有則一欠數月及一年，所有每次組閣全看財政總長個人周轉向銀行借款或發公債維持，先君就任總理，每月國務院經費規定五萬元，而到任後數月只領到一個月。本來財長地位在內閣最爲重要，亦與總理關係最爲密切，惟現任財政總長（王克敏）與總統私人交誼頗深，其出任財長，完全由於總統主張，因之對總理殊欠友好與忠實。國務院每月经費，本應由財長籌撥，而彼意藉口財政困難，多方留難剋扣。國務院非同其他行政機關，毫無收入。在如此掣肘之下，財長竟以此爲要挾，提出金法郎案，迫總理簽署，除國務院經費可不欠外，另有特別酬勞，使總理難以接受，惟有辭職不幹。乃由顧維鈞博士以首席閣員代理總

理。先君立身正直，不合則退，不畏強禦，不可干以非義。其行事類此者，殆不可勝書。當袁世凱野心帝制時，先君曾一再以利害相勸，而袁竟爲小人所包圍，一代英雄，卒自致毀滅，殊可嘆息。先君任稅務處督辦時因直接管理海關。經費按月由海關撥付，從不拖欠，且有積存，先君正薪外，並有額外交際費。此款從不動用。迨卸任後，卽利用該款十多萬金加利息，在西堂子胡同官舍對面空場，建造綠色西式洋樓六幢。將之移交稅務處，以爲臨別紀念。其砥礪廉隅，不苟得非分之財又類此。先君子女二十四人，食指旣繁，時苦捉襟肘見，以住北平開支浩大，乃謀全眷南遷，而費用無着，姑丈顏駿人曾爲此向美國友人福開森君提出清官好爲不可爲，請將先人收藏品代爲物色受主，福君當答以孫某是好好先生，但其收藏無值錢好古董，實愛莫能助，結果惟拍賣傢具，並由舊友集會金五萬元始得成行，先君雖困窘

如此，而仁慈天成。遇有慈善救濟事，輒不惜捨己從人。平生不治生產，時或甕餐不繼。然囊無一金，不妄取。囊有一金，輒慨施。生前在北京曾任賑務督辦，全浙公會及浙江公會會長，華洋義振會會長及協和醫院董事。對於全國各省水旱災勸募捐輸，提倡率先從不後人。暮年仍力疾爲台屬水災徇至友屈文六（映光）之請，奔走港粵，以爲將伯之呼，僕僕風塵，竟至不起，先君蓋十餘年患胃潰瘍，當年特效藥尙未發明，胃疾時好時發，多年僅食麵飯。最後因在港粵社會人士盛宴款待，不免飲食中油膩太多，而致胃疾加重，返滬後病益亟。震時任職柏林中國公使館，聞訊奔赴，已不及親視含殮。生未盡菽水之歡，歿未盡人子之禮。飾終之典，以家無素蓄難以爲濟，終天之恨，誠百身莫贖矣。民初盛宣懷創辦漢冶萍公司，卽利用先君以董事會會長一席相推，其實分文股票未有，後因辦理不善，政府有意收回官辦

，盛公乃推先君爲董事會會長，其實先君並無分文股份，盛公乃欲藉先君德望以保全其公司也。經先君向當局解釋，得以取消原議。而大冶鐵礦本在兩湖巡閱使吳佩孚管轄之下，與當地鎮守使蕭安國同爲開平武備學堂學生，以先君爲董事會會長故對於礦場特別保護關照，先君亦以爲公司業務當日有起色，大姊丈盛澤承時爲公司總經理。但對公司業務絲毫不思改良。反而紈袴成習，終日花天酒地，入不敷出。轉而騙先君謂漢冶萍公司因私人無法開展，最近有日美集團磋商投資已快達成協議，前途似錦，希望無窮。願將自己名下股票四十萬，作價對折以二十萬出讓，免爲無股份之空頭會長，先君悞信其言。自己雖無錢，而外間信用尙好。乃向正金銀行借二十萬元，亦欲以此公司爲終老之計也，不意公司竟爲澤承所敗壞，一蹶終于不振，先君遂爲此二十萬元債務所累，至于終老，在先君給我函中曾有一「我爲正金銀

行債務不得脫身自由，故仍須赴滬自行料理，費盡大力，現始有辦法，但尚未確定，我常在滬督催庶可進行，債務額二十萬元，盛府及原保人安川氏各認四分之一，漢冶萍公司欠我公費等，二年半約四分之一，可以抵償。餘欠四分之一與該行另訂合同五年分期，以公費抵還。此事了結，我可放心，免爲汝等他日之累。」本來澤承大姊丈一再表示代爲清理而竟食言。此事到是日本友人出來幫忙方始解決。先君在另一函又云「至親如翁婿反不如日友同情可恃，自恨當日之孟浪從事，汝等當引爲前車之鑑，不可妄思生意投機之事，至囑至囑。我因正金銀行債務日本方面均諒我之情況，處處讓步，得以結束，實爲可感。」其後正金與會金之債務雖得了清，而先君晚年已心力交瘁矣。至先君與漢冶萍公司之關係，則由與盛杏孫爲老友爲姻戚而來。盛公不愧爲卓越之幹才，聰明智慧，早年在青樓中眷一姬劉氏代爲捐納候

補道，遂以一帆風順爲張文襄公之洞賞識，以次辦京漢鐵路、電報局、郵政局、招商局、後又創辦漢冶萍公司，漢陽鋼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爲全國興辦實業之先導，先君給震手札，曾論其確爲中國不世出之才，惜其晚年不免好大喜功，致取失敗，爲可惜也。又有一事爲值得回憶者，當段祺瑞任臨時執政，發表先君駐蘇聯大使，辭未上任，又明令爲淞滬商埠督辦，此一任務正合先君振興工商之志趣，頗欲有所作爲，已與德法友人商酌計劃，並有銀行擬組織財團投資支持。先君致友人書有云：願借海隅以爲模範，使滬濱成爲華南吐納商運港口，導致全國工商欣欣向榮，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誓將歐西科學技術工商管理與吾國人民勤儉耐勞精神，融化一爐，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則我人有生之年，得觀國家建設，發一奇彩，凡吾國民與有榮焉。爲此可見先君對此一任務寄望之厚矣。不意事出意外，既而有友

人密告謂有有力者利用淞滬商埠督辦建設大上海招牌，將鴉片公賣藉此發財。先君廉得其實，知事不可爲乃廢然而止，以免被人利用，本爲一團高興之事，亦終轉成泡影，殊爲可惜也。先君在其淀園雜興詩有句云：「平生但率真，宦久不知巧」，卽爲此事而發也。另有一事亦須一述者：民國十五年八月中旬某日，半夜忽世界日報成社長夫人楊女士來東四六條三十八號寓所，敲門甚急，欲見總理，先君起身延見，知成舍我爲張宗昌手下憲兵所逮捕，恐有性命之虞，乞立刻營救。先君與張效坤乃李徵五之介紹而相知，（張爲徵五北伐軍之部下）效坤頗敬重耆老，並以高等顧問見委。當時華北地區正爲張之勢力範圍。前幾日社會日報林白水及京報邵飄萍二人先後被捕皆在天橋槍斃，現在輪到成舍我。先君聞之立即備車（當時先君汽車爲五百號）前往石老娘胡同張府，面見張督辦要人，果然第四天成君獲釋回家。光

陰似箭轉眼五十多年。古人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成君現在提倡教育，造福青年爲國家培植新血，龍馬精神，宜其享大年。先君當年營救成君只是人類同情心偉大表現。當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建都南京，許多蘇浙同鄉及舊部淪爲災官。有錢有力者早已南下，紛紛加入新政府任職，餘下無依無靠者進退維谷，情殊可憫。先君雖在病榻亦時刻不忘，當托人向滬上張嘯林杜月笙二公呼籲，集得數萬金匯平，由胡馨老（惟德）派發，人人感戴大德。當在滬病故時，大姊丈盛澤承忽爲良心所責備，願全力支持克盡哀榮之禮。開弔文字琳琅滿目。前總統東海徐公菊人（世昌）挽以「舊雨晨星」題額及「門多歇浦三千客，家無成都八百桑」之聯。乃欽其廉介之至於斯極也。當民國五年至十九年中，在震留德期間，先君寄德手札不下四五十通，內中許多資料關係其生平及國家事跡，惜在香港經過颱風災難，行篋爲水浸透，

大部損壞，茲檢出其中五通較爲清晰者付印，但僅能知先君一生從政但盡本分，不事干進，而以其幹才德望，爲朝野所推重，故自少壯卽歷通顯，及至中年屢登台鼎，位非不高，而終無以展其治平之幹濟，蓋其只關心國家大計，而無一般政客植黨營私操縱政局之作風也。

近以至交成舍我兄囑震先以目前僅存之文獻，先付影印，好友無錫楊愷齡兄且爲彙輯，何敬群兄並撰專文，厚誼隆情，歿存均感。震行能無似，學殖久荒，今日此集幸獲問世，倘先君德業藉以永垂不朽，震惟有謹率族人向成楊二兄頓首以誌謝忱而已。

不孝用震謹跋。